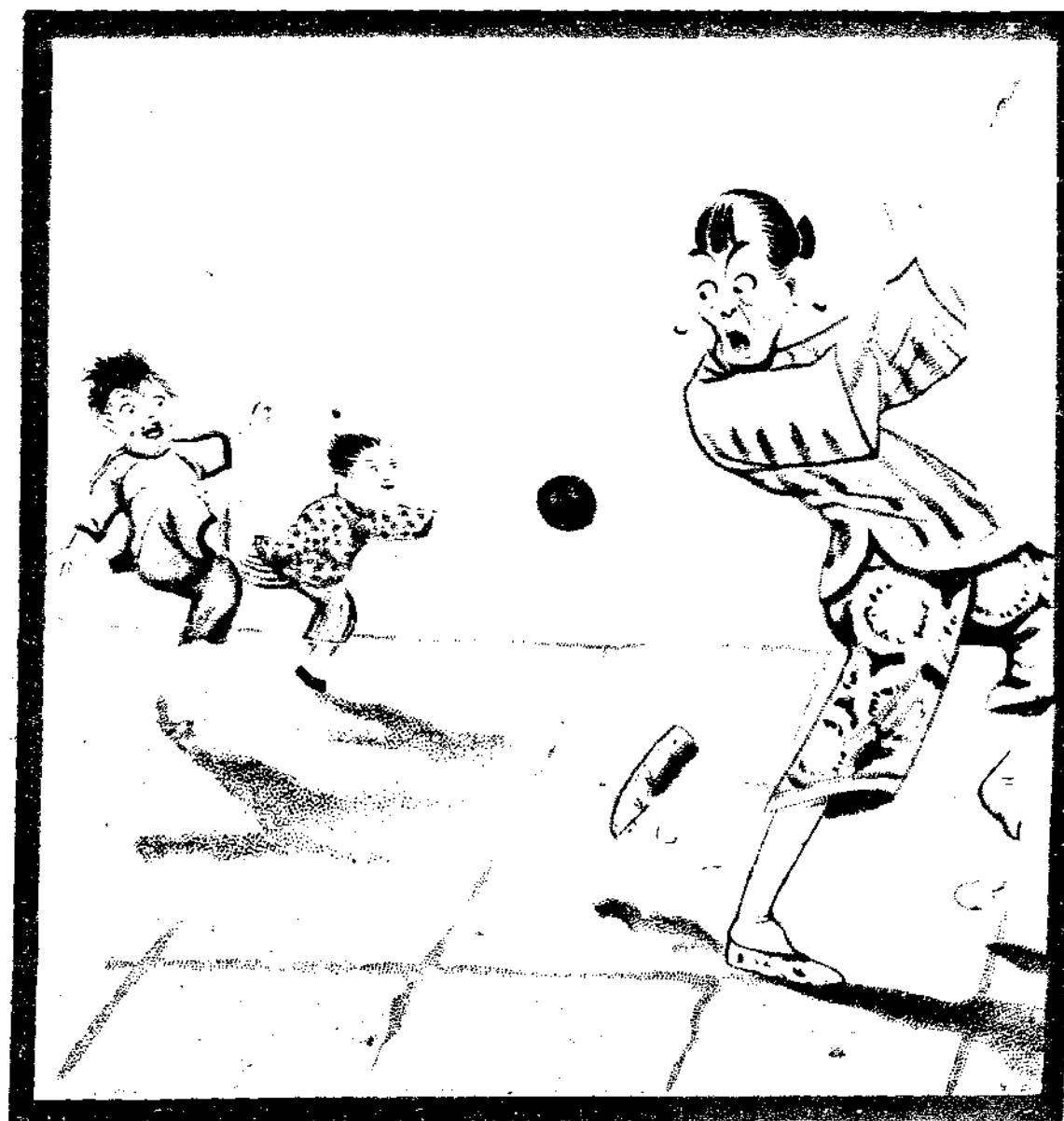


獨 鶴 主 任

期三十三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 藥 局 書 界 海 上

的代現
作著女婦

◀外號「活快」▶

花 香
影 團



告 廣 版 出

意的常來之說小特下直真而栩是透情宵處作不子女
•路幽•處不說長的有可且栩寫過••品同有子
上雅排•盡•呢魔哀算描欲景•總入能就•女有
走•法都了精•力婉是寫活•意覺情夠不環子女
去處書曲•采本•動天苦•也致得入描同境的子
•處面曲將的書這人賦情曲覺他理寫了互環的
請向非繪每地當是•的拆得纏的•到•異境感
讀•『出篇方中女不了地生他綿筆同惟他••想
者美•插動•的子禁•方姿的•玲是妙的所感•
注•圖人也好的淚簡••筆同瓊寫惟好以想女

◎發行局書界世屋上海紅

南京圖書館藏

59



第三十三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第七回）（五張）

不肖生

■ 游戲欄

■ 短篇小說

百花生日之花花絮絮……程瞻廬

鑽婚

王西神

百花生日之紅話……穎川秋水

洋裝的抄襲家

徐卓呆

花朝游記……吳覺迷

熱心

程瞻廬

失館先生請客記……戚飯牛

哈哈錄

程瞻廬

哈哈錄……胡寄塵

浴日錄

胡寄塵

正諱齋漫墨……顧明道

長篇小說

寄外書……章梅魂

新歌浦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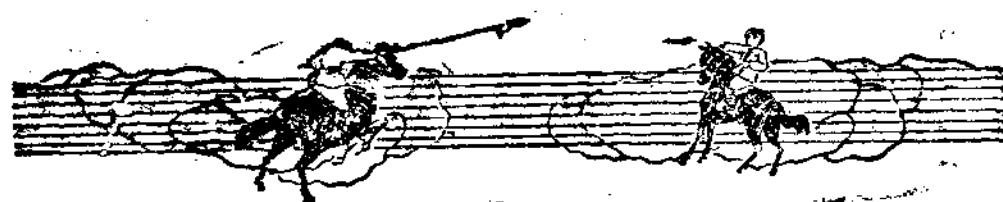
海上說夢人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嚴獨鶴

第三十三回

竊金鏐機會幸逢
砍鹹肉良緣巧合

新歌謠……程瞻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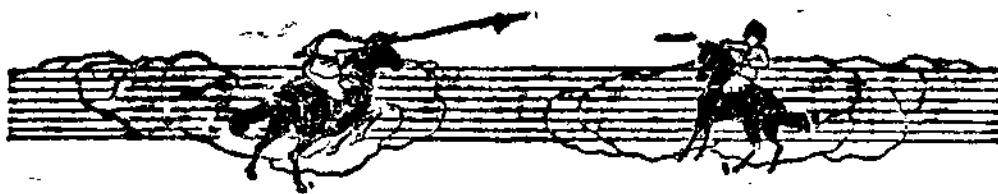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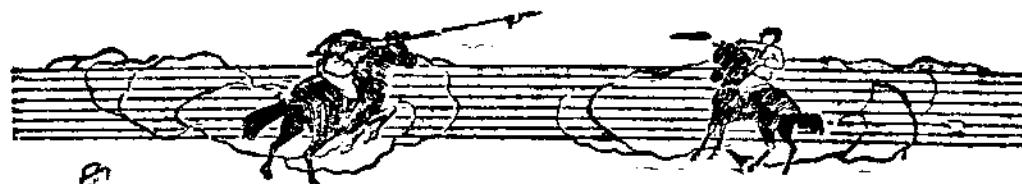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七回 陸小青烟館逞才情 常德慶長街施勇力

話說陸鳳陽張眼見那跛腳叫化身材矮小望去像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一頭亂髮披在肩背上和一窩茅草相似臉上皮膚漆黑緊貼在幾根骨朵上通身祇怕沒有四兩肉背上披一片稿薦胸膛四肢都顯露在外兩個鼻孔朝天塗了墨一般的嘴唇上下翻開儼然一個喇叭兩隻圓而小的眼睛却是一閉一闔的閃灼如電發聲自丹田中出來宏亮如虎吼那時正在二月間天氣北風削骨富貴人重裘還嫌不煖這叫化僅披着一片稿薦立在北風頭上全沒一些縮瑟的樣子陸鳳陽的心思也很細密一見這叫化就暗自尋思道這人必不是尋常的

乞丐多半是一個大強盜裝成的。我倒不可把他得罪了。勉得再生煩惱。心裏這般思量着。便忍着肩上的痛。勉強抬了抬身。陪着笑臉說道。他們是粗野的人。不留神撞傷了老哥。甚麼地方。望老哥看我的薄面。饒恕了他們。我身上帶了重傷。不能下來給老哥陪罪。也要求老哥原恕。那叫化見陸鳳陽陪不是。即將扭竹檳的手鬆了點。點頭笑道。這倒像幾句人話。好我真個看你的面子。說完提起那跛脚。又一偏一點的往前走。陸鳳陽的跟人心裏十分怪自己主人太軟弱無端的向一個乞丐是這般服低就下。祇是口裏不敢說出甚麼來。氣忿忿的抬到家中。邀了幾個幫陸鳳陽種田的長年工人。瞞着陸鳳陽。各人帶了一條檀木扁擔。追出來想毒打那叫化一頓。這種事在瀕陽地方是常有的。瀕陽的人性本來極强悍。風俗又野蠻。過路的人常有一言不合。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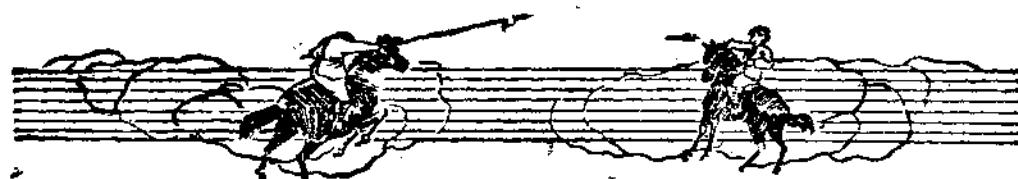




動手打起來的。本地人打贏了便罷。若是被過路的打輸了。一霎時能邀集數十百人。包圍了這過路的毒打。打死了。當時揀一塊荒地。掘一個窓窟。將屍首掩埋起來。便是有死者家屬尋到了。也找不着實在的兇手。陸家出來追叫化的。共有八個人。才追出了那市鎮。即見那叫化緩緩的在前面走。追的一聲喊嚷。各舉扁擔。從兩邊包圍上去。那叫化像是聾了耳的一般。全不知覺。仍向前一偏一點的走。先追着的一扁擔。沒頭沒腦的砍下。正砍在那叫化的後腦上。可是作怪。扁擔砍在上面。就和砍在一個棉花包上相似。砍的人還祇道是叫化頭上的亂髮。堆的太厚。砍在頭髮上。所以這般柔軟。接着第二個趕到了。掃腿一扁擔砍去。砍在那跛脚上。祇聽得拍的一聲。將扁擔碰了轉來。震得這人的虎口出血。跛脚叫化望着剛才抬陸鳳陽的兩個跟人。問道：「你們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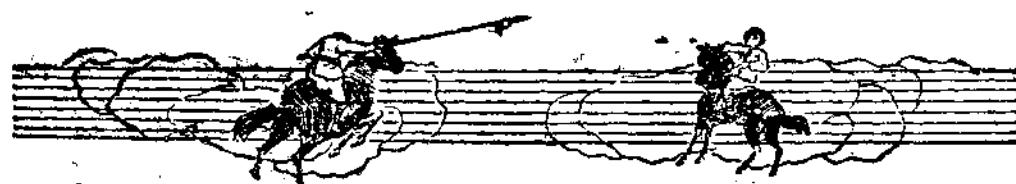


甚麼打我呢。兩人不曾回答。接二連三的扁擔。斬肉丸似的。斬將下來。下下實打實落。並沒一扁擔落了空。倒打得那呌化大笑起來。說道。原來你們祇有打單身呌化的本領。怎麼和平江人打起來便那般不濟。咧打夠了麼。我都記好了數目。回頭去找你的東家算帳。這一來把這八個人驚的目瞪口呆。幾個胆小的掉轉身撒腿就跑。這幾個見他們跑。也跟着溜之大吉。大家都存了一個。如果呌化找來。祇咬定牙關。不承認打了他的心思。一行人才奔進大門。就聽得那呌化緊跟在背後喊道。我送上門來給你們打。你們不打一個十足。我是不肯走的。大家回頭一看。更驚得恨無地縫可入。誰也想不到他一個跛腳。會追趕得這們快。料想他這們大的嗓音。必然會嚷得被自己東家聽見。跑是跑不了。躲也無處躲。祇得都回身向呌化求饒道。我們都是些無知無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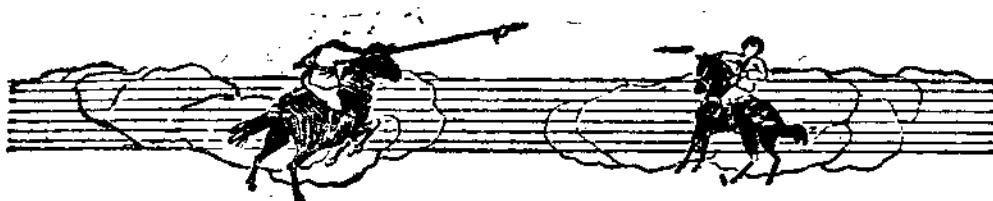


的蠢人得罪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要與我們一般見識。我們在這裏陪禮了。各人都倚了扁擔一齊向叫化叩了個頭。叫化嘆了一聲道。有這們便宜的事麼。你們瀏陽人被人打死了。都沒要緊。打傷了。更是應該的。我不是瀏陽人。沒這般好說話。快把你東家叫出來。跟我算賬。兩個跟人以爲他是一個叫化的。我們向他叩頭。便叩一百個。他 also 沒有用處。所以說沒有這們便宜的事。他必是想要錢要米。多偷些米給他就完了。免得給東家知道了麻煩。忙拿大碗承了一滿碗米給他道。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們都是幫人家的人。手邊實在是拿不出錢來。將就點兒。收了這碗米罷。這碗米差不多有一升呢。那叫化朝着碗祇一聲。呸。碗裏的米和被甚麼東西打着了似的。都直跳起來。散了一地。碗中一粒也不剩。連端碗的那隻手都被呸得麻了。嚇的這人倒退了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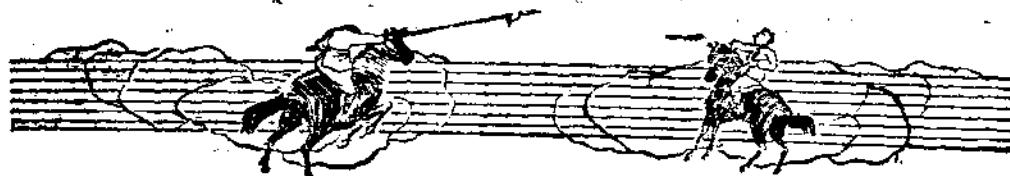
步。呌化接着罵道。好不開眼的東西。老子向你討米嗎。你夠的上有米開呌化。我不是賊頭目。怎的收你這偷來的米。還不快把你的東家叫出來嗎。這如雷的聲音一呼喚。陸鳳陽睡在裏面。已被驚醒了。忙教自己的兒子陸小青出外。看是什麼人吵鬧。陸小青這時才得十二歲。却是聰明絕頂。言談舉止。雖成人不能及他。陸鳳陽因鍾愛他。又自恨世代業農。不曾讀得詩書。不能和詩禮之家往來。結親立意。想把陸小青讀書。五歲上就延聘了一個本地秀才。在家裏教讀。祇兩年工夫。便讀完了五經。遠近的人都稱陸小青爲神童。八歲的時候。陸鳳陽帶着他到長沙省城。看他姨母的病。他姨母住在南門鳳凰臺。那時湖南的鴉片烟盛行。省城裏的街頭巷尾。都遍設了煙館。上中下三等社會的人。煙館裏皆可容留得下。煙館當中最大最好的。推鷄公坡的福壽祥第。



一。陸鳳陽這日請一個姓趙的秀才到福壽祥吸鴉片。陸小青也跟着去了。在煙館裏。趙秀才又遇着一個朋友。於是三人共一個烟榻吸烟。陸小青就立在旁邊看。趙秀才見陸小青生得唇紅齒白。目秀眉清。很歡喜的摸着陸小青的腦袋問道。你曾讀書麼。陸小青說略讀過幾本。趙秀才又問曾開筆做文章麼。陸小青說不曾。祇每日做一首詩。對兩個對子。趙秀才說。你會對對子嗎。我出一個給你對。你歡喜對麼。陸小青說。請出給我試試看。趙秀才原是隨口說的一句話。心裏何曾有甚麼可出的對子呢。聽陸小青這們一說。倒不好意思不出了。隨卽躺下來。拈着烟籤燒烟。一盒烟三個人吸。早已吸光了。趙秀才還不曾過癮。遂笑向陸小青說道。有了我說給你對罷。盒烟難過三人癮。你有得對麼。陸小青應聲說道。杯酒能消萬古愁。使得麼。趙秀才吃了一驚。望着



陸鳳陽笑道。想不到令郎這一點點年紀就有這般捷才。真是難得。將來的造就實在不可限量。陸鳳陽聽了。自是高興。正在謙遜。忽聽得烟館裏的雄雞叫。趙秀才拍着巴掌笑道。我又有了一个好的。你再對一看。這裏地名雞公坡。方才恰好雞公叫。就是雞公坡內雞公叫。你罷。陸小青略不思索的答道。鳳凰臺上鳳凰遊。趙秀才長歎了一聲道。這種天才。這種吐屬。還了得嗎。你將來一定是鳳凰池上的人物。從這回起。陸小青的才名震驚遐邇。他又肯在學問裏面用功。陸鳳陽把他看的比寶貝還重。輕易不教他出外。這日自己被平江人打傷了。兒子在床跟前伺候。聽得外面吵鬧。自己不能掙扎起來。才打發他出外查問。陸小青來到廳堂上。見一個跛腳叫化。坐在大門裏面吆喝。這時八個打叫化的人都沒法擺布。又怕東家出來責備。一個個抽身進裏面。



躲了。叫化也不再追趕。一屁股坐在地下。張開喇叭口。朝裏面亂罵。陸小青走近前問道。你是討吃的麼。却爲何坐在這裏罵人呢。那叫化舉眼一見陸小青。即時換了一副笑容答道。祇許你家的人打我。不許我罵你家的人嗎。陸小青問道。我家有誰打了你。祇怕是你認錯了人吧。我的父親被人打傷了。還不會請得醫生來治。如何會有人來打你咧。那叫化哈哈大笑道。原來你父親被旁人打傷了。却教長工追趕着打。我這也算是報復之道。好在我的皮肉堅牢。沒被你家長工打傷。你不相信。祇把剛才抬你父親回家的那兩個人叫來。問他們是不是打了我。這地下撒的米。也就是他偷了給我想敷衍我的。陸小青早已看見撒了一地的米。聽這叫化的談吐。絕不像是一個下等人。估料他說的必不是假話。心裏很覺得有些對不住。即時將兩個跟人叫出來。問甚

麼事追趕着人打。跟人知道隱瞞不住。祇得把追趕時情形述了一遍。
陸小青是個頭腦很明晰的小孩。一聽跟人的話。就暗自尋思道。這一個小小身材的叫化。身上又沒穿着衣服。科頭赤腳的怎生能受的了。八個壯健漢子用檀木扁擔劈一些兒不受傷損呢。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叫化嗎？我父親這回和平江人因爭水陸碼頭打架。若是有這叫化同去平江人不見得能打傷我父親。我何不將這事進去告我父親。知道看他如何說法。陸小青思量着。教跟人立着不動。自己轉身到裏面。將叫化的情形和跟人的話照樣向陸鳳陽說了。陸鳳陽不待說完。一蹶劣爬了起來。全忘了肩上的傷痛。倒把陸小青嚇的後退。陸鳳陽下了床。招陸小青攏來說道。快扶我出去見他。陸鳳陽的老婆在旁說道。你肩上受了這們重傷。一個叫化子也去見他做甚麼。陸鳳陽道。你

百花生之花花絮絮

瞻廬

客有自花花世界來者爲言今歲

百花生日花國人民盡開花面花城仙子大出花頭或花樣多端大拍其花馬屁或花冠不整狂搔其花手心或接木移花秋花不讓春花豔或尋花問柳家花那有野花香或打幾路花拳擅五花八門之妙或吃幾杯花酒極傍花隨柳之

百花生日之花花絮絮

鑽婚

一



鑽婚

王西神

我做這篇小說看的人沒有知道內容單看這題目鑽婚兩字一定要猜想這篇小說是椿婚姻佳話和外國人做了幾十年夫婦舉行銀婚再加上幾年舉行金婚等到舉行金鋼鑽婚時夫妻倆已是鶴髮雞皮好像神仙洞府中的木公金母一般比着我們中國重諧花燭還要煊赫十倍哩哈哈這樣的猜想便與這篇事實完全相反失却我做這篇小說的本意了我這鑽婚兩個字實在是對於婚姻問題上有所貢獻這顆金鋼鑽不是那妝飾品中晶瑩奪目的寶貝要

百花生日之花花絮絮

鑽 婚

二

歡或貪花下風流蝴蝶一生花裏。

活或向花街閑蕩游蜂慣逐好花來這壁廂飛花行令鬧得我眼花。

撩亂那壁廂催花擊鼓惹得他心花大開說不盡柳暗花明畢竟花多花少寫不完花紅葉綠無非花落花開鈔出一篇花帳算小子巧語花言寫殘幾幅花箋博諸君眉花眼笑。

(一)壽堂之布置壽堂設於梅花廳上徧張宮錦紅(芍藥之一種)懸挂金燈銀燈可數百盞中供紫綬金

當他是一顆天上明星從黑暗世界中引導人類到光明白地中去。呢剪下閒文且歸正傳。

何宗康是一個中學學生他的父親是商界中一個幸運兒在近十年之中無論做什麼生意總是利市三倍因此家道很可以過得去了。但是一個人從沒有自己知足的做窮措大的時候天天受着經濟的束縛要想怎樣不能怎樣不免浩然長歎說英雄無用武之地。若是有了二萬八千的家私儘可發展我的抱負了等到有了二萬八千又覺得水漲船高要做大事業不是這樣郊寒島瘦可以做得成的至少有十萬二十萬纔可功成名就等到十萬二十萬可到手了他的志願更大想做社會的柱石想做國家的偉人奔走官場哩賄買議員哩鑽營政府哩結交外人哩仗着有了幾個錢甚麼事都。要頑他一頑他的希望越大從十萬二十萬到幾十萬幾百萬他的

章（菊之二種）及旌節等鋪以繡球地衣倍覺氣象富麗。

（二）仙子之裝束 百花仙子戴紫鳳冠（菊之一種）披紫羅袍（菊之一種）髻插玉簪腰圍錦帶芙蓉如面柳如眉真不愧玉精神花模樣也。（三）祝壽之熱鬧 此次來向百花仙子祝壽者男賓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辟邪翁（茱萸別名）延壽客（菊別名）女賓有水仙虞美人十姊妹七姊妹鼠姑（牡丹別名）菊婢（鳳仙別名）嘉朋滿座備極一時之

奔走也越忙辛苦一世總不過爲着金錢二字空忙了一場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實在要此身外之物可用還不如沒有錢的時候

百花生日之花花絮絮

鑽 婚

四

盛。

(四)壽禮之豐盛。百花仙子所受之壽禮一一登列於花名冊中。金銀花十萬兩。金鈴花三萬個。剪春羅一萬疋。剪秋羅一萬疋。珍珠(俗名孝妻花)三千斛。棉花老壽星五百尊。尚有其他珍品不能悉載。

(五)壽筵之奢華。席上杯盤都係金盞銀臺(菊之一種)或用琥珀杯(紅菊之一種)盛以狀元紅(紅菊之一種)之佳釀。所有菜肴一例貯以白玉碗(醡釀別名)尤爲出色。

展。實在。是他相來相去沒有相到一個家資很富的人。所以多方推託。罷了。後來宗康同了許多同學到自己家內游玩。有一位姓張的。年紀和宗康妹子相仿。人品固然漂亮。更有一樁事情。正中宗康家的目的。就是他左手第四個手指上戴的一隻大鑽石戒。指這隻鑽戒。足足有好幾個克。辣三翻頭的光采。雪白的中間微微帶些淺藍色。和海波相似。英文叫做 Sea Water Colour Diamond。是金鋼鑽石中的最上精品。琢工也非凡精妙。確是荷蘭國良工所琢。宗康的家人見了這隻鑽戒。眼光盤旋起落。都聽着這隻鑽戒的命令。鑽戒在東他們的眼光也跟到了東。鑽戒在西。他們的眼光又從東邊回到西邊來了。姓張的人叫他小張。原是一個玲瓏剔透的人物。吃香烟時特地將左手揚高了。讓這隻鑽戒在一百枝電燈光的底下閃閃作光。頓時祥光四射。滿室氤氳。宗康一家幾十道眼光。

(六) 戲劇之新鮮 應聘之名角爲勝金黃小金黃金錐子賽金蓮(均黃菊之異名) 粉西施(白菊之一種) 慶雲紅(紅菊之一種) 百般嬌(麗春別名) 煩演醉楊妃(紅菊之一種) 白羅衫(白菊之一種) 三戲白牡丹有聲有色全座爲之鼓掌不置。

百花生日之紅話

穎川秋水

百花生日之紅話

贊 婚

五

免起鶻落。弄得應接不暇。他們心理上的作用也別有一種極圓滿的理由。若說單單爲着這隻鑽戒這樣的出神未免是過於少見多怪。和他們的門第身子不合。他們的意思不過想能戴得起這隻鑽戒的人家產至少總在百萬上下。心理作用最是奇怪一經這般想法便好像鐵案如山。譬如施行催眠術的用了一回通天眼的法術。已把小張的家世看得一清百爽一些不會弄錯這樣一來小張的一舉一動一談一吐在宗康家內看起來真是天上無雙人間第一。宗康的妹子正在物色一位如意郎君。舍了這種現成饅頭再到那裏去尋第二個呢。宗康家人正在這樣的盤算恰巧小張又謀到了交易所中的拍板員。幾千百萬的進出都在他這一拍之中。桃花扇傳奇柳敬亭唱的一聲拍板溫而厲。小張的拍板纔真正當得起利害二字呢。那時交易所風起雲湧。這拍板員是最要的職務。因爲

紅日騰輝紅霞絢彩。衆花神女夷戴紅寶石新飾之花冠。踏紅羅新繡之花鞋。紅裳紅裙率侍女輕紅小紅淺紅軟紅等擁護紅雲乘紅轎之車。從千紅萬紫中迤邐而入紅情綠意之芳園。扶搖而登快綠怡紅之綺閣。召紅杏尙書入。按紫韵紅腔而宣紅諭。曰。卿其爲我備紅綾之餅紅芽之茶。紅錦之筵紅梨之釀以便開宴紅亭。紅杏尙書笑而應詔。率宮中紅男綠女敬謹從事。俄而紅光燁燁紅梅紅桃紅榴紅薇紅蕉紅藥紅櫻紅蓼紅

小張見性靈快手段敏捷幾處交易所來延請。小張每月的收入單單薪水一項已經有了好幾百塊錢。再加上種種的外快。不是立刻就要做富翁麼。宗康的家屬那裏肯失此良緣。趕着請媒說合。小張早已看中了宗康的妹子。這種現成媒人自然一說便成。兩家因著郎才女貌。正是春華煥發的時候。約定本月送下定聘的禮物。隔了兩月就要男婚女嫁。舉行大禮。爲什麼要隔着兩個月呢。宗康家內的意思。這番大婚典禮。萬萬不可草率。從事有了兩個月的籌備。布置妝奩添辦雜物。或者可以擋住面子。不致被男家奚落。這也是爲着女兒方面的一番苦心。但是他們更有一先決問題。就是行聘的時節。希望小張把那隻鑽戒作爲聘禮也可。給諸親百眷看見。增一增面上榮光。曾經託了媒人預先露了些口風。到了行聘的那一。天門前。紮起電燈牌樓。雇了幾班清音細樂。良時既屆。小張家內的

羅（荔枝名）紅豆、紅槿、紅躑躅、紅芙
蓉、諸仙子。或冉冉以駕紅鸞，或翩翩
而跨紅鶴，羣登紅氍毹上，踏舞畢獻。
千年紅敬祝，遐齡忽紅孩兒入報來。
寶紅綃、紅拂、紅線、紅玉等聯翩而至。
蓋皆女夷之紅友（借用）也。各舉紅
袖檢柂以賀。一時筵鋪紅飾，杯晉紅
螺，奏紅絲之瑟。按紅牙而歌，各唱比
紅詩（借用），以稱慶。洎紅日西沉，高
燒紅燭，朗照紅妝。一時燭影搖紅映，
得紅顏，都添紅暉。女夷忽掩紅手帕，
啓嬌紅之櫻口而笑曰：我輩醉頰霏。

聘禮來了。幾十個家人，捧了一盤一盤的金珠首飾，這都不在話下。最後一個親信家人，很鄭重的捧了一件寶物，五光十色，萬丈光芒，照得人眼花撩亂。許多吃喜酒的人，齊聲喝一個采，道好。一隻金銅鑽戒，指啊。這句說話，在旁的人聽了，也沒有什麼稀罕。在宗康的家屬聽了，正是六瓣心花從心坎中一齊開放起來。還有許多人對着宗康的妹子道喜，說男家怎樣有錢，單看聘禮中這隻鑽戒就可。而知了小姐到了那邊將來的後福，正未可限量呢。宗康妹子聽了，一半兒喜歡，一半兒含羞，低垂粉頸，暈上圓渦，越發顯得嬌豔欲滴。過了這天，宗康的家屬就天天預備妝奩，照宗康妹子的意思，一定要辦得格外道地。人家是十二分體面，我要體面到廿四分。新近陳公館中嫁三小姐妝奩，連送了三天新房的木器，一副紅木的一副柚木的，一副紫檀木的，都是一中一西的，正副兩套，男家廳堂。

紅。今夕。幾成。西廂。之紅娘矣。衆仙子聞言。更紅添兩頰。曰。即不成紅娘。當亦爲記曲之張紅紅也。紅綃紅拂等。又作嫣紅之笑。曰。女夷管領紅芳。可謂大交紅運。但未知何日生一紅兒。如紅樓夢中之怡紅公子也。紅孩兒口快。卽曰。深秋林葉紅時。會看嬰孩之嚦紅睡碧也。於是女夷又醉臉潮紅。衆皆含紅蓄紫。抿嘴而笑。旋卽出紅亭而告別。女夷各贈以富貴紅一束。令侍女掌紅燈相送。翌日紅孩兒舉以告額川秋水。秋水乃借元旦書

上的木器書房中的木器也。色色辦到金檯面十二桌銀檯面廿四桌緞子被頭五十條華絲葛被頭一百條。每一天運起粧來。足足擺上了三條街。喜娘二十四名。都是蘇州雇來的著名角色。一初碗盞。都是江西景德鎮定燒的漆器。都是福建省城中定漆的夏天的籐器。是溫州定做的。另外有四個隨嫁丫頭。是三小姐最得用的人。每個人也賠給一房紅木器具。汽車二輛。是美國最新式的。在上海還沒人有第三輛馬車。四部漆得鬚眉可鑑。每一部車用兩隻小黑棗馬拖着。又穩。又快。三小姐沒有出閣的時候。每天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帽影衣香。一鞭斜照。親自做了王良造父。在靜安寺路上。面出足了。百分的風頭。現在也。一并帶到男宅來了。箱籠物件。更是不計其數。最特別的三小姐公務餘閒。一榻橫陳。也喜歡燒上幾口冷籠清膏。既可消遣長夜。也可養息養息千金玉體。所以有幾隻福建皮箱。

紅之筆。璧紅箋以紀。而登諸紅屋中。
紅雜誌上。

花朝游記

覺迷

花有有花之名。而有花之實者。牡丹芍藥之類也。亦有有花之名。並無花之實者。筆花燈花之類也。瞻廬所謂空無所有之名詞也。是篇所記。所嵌各花。雖有花名。概無花之實者。蓋所記既空。所用之花名。遂無一不空云。

攢在大海當中。一滴水都不會漏進的。現在都滿貯了。印花大土預備。不時之需。宗康的妹子聽慣了。三小姐這番豪舉。自己也知道。矮子捉老鷹。相去太遠。萬萬比三小姐不上。然而也總要比平常人家勝上幾百倍。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鬧的沸反盈天。伊的父親有時勸伊。將就點罷。宗康的妹子便把手巾掩住面孔哭起來了。埋怨自己的命不好。要給男家笑話。有時性氣發作。便撒嬌作態的說道。不說別的。單單那隻定聘的鑽戒。也值萬把塊錢哩。多賠些粧奩也犯不着。肉痛哩。伊的父親被伊挖苦不過。只得聽伊的指揮。這樣忙忙碌碌的籌備大典。不覺兩月的期限快要到了。忽然青天中來了一個霹靂交易所。失敗了。拍板員停職了。這都不要緊。最受打擊的小張。爲着做交易所股票。損失了好幾萬塊錢。傾家還不足。相抵哩。隔了幾天。男家挽了那個媒人到宗康家。說道。婚期只有幾天了。但

花朝遊記

鑽戒

一〇

予聞世界之上。有所謂花國者。實一
花花世界也。予看花多矣。然未一游
花國。會花朝日。遂乘花艇而往。及入
其境。覺耳所聞。目所接者。無非是花。
如入花都。爲之眼花。有街焉。曰花街。
家花。野花。筆花。燈花。水花。木花。鐵花。

鉛花。(華與花通)鏡花。紙花。以及解
語花。閒插花等。幾於觸目皆是。好花。
自謝。而此諸花。永無謝時。是時方有
雨花。雨花之中。且夾雪花。地上泥花。
滿途。河中浪花。四濺。熙來攘往之人。
花頭。花腦。眉花。眼笑狀甚快樂。多衣
證。婚書。高聲朗誦。新郎張志。新娘何宗韞。
……鞠躬……鞠躬……

是小張的債務還未了。結實在措手不及。可否將那隻定親鑽戒。暫
時給他取回。變賣還債。宗康和宗康的父親聽了。把媒人罵了個一
佛出世。二佛涅槃。最後五分鐘。老老實實對媒人說道。我們答應他。
親事就是爲着看中了這隻鑽戒。無論如何。這隻鑽戒終是屬於我。
姓何的不是屬於姓張的了。那位媒人沒有旁的話可說。諾諾連聲。
抱頭鼠竄而去。

二馬路一家徽州菜館。一天有人借着結婚。結婚的儀節簡單極了。
幾個軍樂隊爲着帳房中不肯多給喜錢。有氣沒力。無精打彩的在
那兒冷冷清清奏起軍樂。這爿菜館原是不大。有人枉顧的。上起酒
席來。魚翅方纔上過第二碗。便是蛤蜊鯽魚湯。吃飯的小菜。第三樣。
又是點心。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新娘到了贊禮人手中。拿了一張。
證婚書。高聲朗誦。新郎張志。新娘何宗韞。……鞠躬……鞠躬……

花衫。花團錦簇。花言巧語。天花亂墜。
而花國人士。不論男女。多擅交際。吾
國所稱爲交際之花者。以與若輩相
較。瞠乎其後矣。故予與若輩往來。酬

醉不禁心。花怒放。若輩又善飲酒。所
飲者花酒也。所行酒令飛花也。又嗜
賭博。所博者挖花也。所輸贏者花錢。
也。一般花公子。且好冶游。所涉足者。
花叢也。所眷戀者。花葉也。而街上車
馬絡繹。不絕。則盡花車也。有市焉。曰
花市。凡所建築。俱極宏麗。蓋用花磚。
花崗石等砌成。牆間多有牆花。門前。

：再鞠躬。新娘面上滿滿的罩上了一面孔。愁雲慘霧。從前是要廿
四分體面。現在變做廿四分委屈了。但是伊的手指上却有一件很
惹人注目的東西。就是小張定親時那隻鑽戒。
咳鑽戒果然到手了。但是伊的人格到那裏去了呢？



洋裝的抄襲家

徐卓呆

諸君。這位洋裝的抄襲家。你道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在下自己。
讀書諸君中有認識我的。或是見過我的照片的。就說不錯。你稿是

多懸花旗繁華之狀卽世界稱爲花都之巴黎殆不及焉市內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且有大戲館內設花樓以款看客所演之劇亦有舊劇則花田錯、遺翠花送花樓會等花旦戲也亦有新劇則愛之花梅花落等也亦有古裝新劇則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也近以花國社會震於梅蘭芳花旦之名擬聘梅伶一往以餉社會云亦有游戲場場內花花綠綠花色至多且日必翻新花樣以娛游客故不論窮花富葉無不樂游其間亦有夜花

穿着洋裝。但是你那一篇著作是抄襲的。倒沒有知道啊。我便答道。抄襲的就是這一篇。至於我爲什麼要抄襲這一篇小說就不能不歸罪於本雜誌的編輯先生施濟羣兄。只因他前天到我家裏來談及現在收稿的情形。他說爲難極了。除了幾個熟朋友之外。外面寄來的稿子確也不少。其中很有幾篇是出色的。我們爲鼓吹新進作家起見。自然把好的立刻刊載出來。那知到一出版。這種作品往往有人來告發了。說是從什麼地方抄襲來的。你想危險不危險。看稿子的人。那裏能夠讀遍所有的小說呢。還有幾位不肯原諒的讀者。竟當我們自己去抄了來湊數的咧。所以收外面的稿子。只好十二分鄭重。要請幾位老朋友多擔任幾篇了。這位濟羣先生去後。我忽然心裏暗暗好笑起來。我想他的胆子太大了。他竟當我們老朋友不會拆爛污。不會抄襲。很靠得住的麼。他旣這麼深信我。那是我或

園則火樹銀花光怪陸離。游客之往游者卜晝卜夜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也。概亦有博物館。凡所陳列多爲盞銅花瓶花盆亦有鏤花器皿。銹花斑駁古氣盎然而前清之花領花衣亦且陳列其間。亦有藏書樓藏有鏡花緣夢筆生花諸書。亦有慈善團體。則花界贊善團也。花國習慣飢時則食米花渴時則飲花露。凡遇婚喪用花轎迎新花圈送喪而未嫁之女子稱之爲黃花閨女。迷信神權者崇奉花神多以香花供養虔誠者則且。

者抄襲這麼一回。他也未必會覺得。並且我還可以摹出我一種從未試過的特別抄襲術來。能夠一手掩盡天下目。使讀者也看不出那纔不冤枉我抄這一篇小說話雖如此。我抄襲却是抄襲。且又當真要編輯者和讀者都看不出。但是我既有了這特別抄襲術。可以遮沒編輯者和讀者的眼目。那我也不怕什麼。好得我這特別抄襲術非常靈巧。又是我新發明的。什麼人瞧得出呢。所以我胆子更大。面皮更老。索性向編輯者和讀者大聲直言道。我這一篇小說是抄襲來的好。在我手段新奇。人家也瞧不出我從什麼地方弄來。所以仍舊和創作的一般。有什麼妨礙。我先向大家說明白之後。就老實不客氣。要下筆直抄起來了。

※ ※ ※ ※

借花獻佛。花國人士恆患花柳疾病。故一般花柳醫生無不利市三倍。花國政體亦爲民主政體官制略如吾國。故有花國大總統。花國副總統。花國總理。花國知事等職銜。上至總統。下至知事。俱由選舉選出。惟花國選舉之時。不似吾國金錢運動醜態百出。故花國官吏多爲護花使者。無印花稅等種種苛稅。非若吾國日事摧殘。宜乎花國人士無一不呈快樂氣象。無憂無慮。日惟花天酒地而予與花國人士往來酬酢。則覺若輩雖善。

拍兵乓球的。也有打撲克的。拋了一地的香煙頭。偏奶母約翰夫人。擰了司滴克進來問安。瞧瞧喬治。見喬治不在家。女黑奴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人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喬治是個三百米突的燈塔。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骯髒。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糟蹋。越不成體統了。那些女黑奴們。明知喬治不講究這些。二則約翰夫人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約翰夫人還只管問喬治。如今一餐吃多少麵包。什麼時候睡覺。女黑奴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約翰夫人又問道。這杯子裏是白蘭地。怎不送與我喝。說畢。擎起就喝。一個女黑奴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梅里娜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約翰夫人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

花。言。巧。語。天。花。亂。墜。而。賦。性。伉。爽。不。
若。吾。國。人。士。之。善。掉。鎗。花。社。會。流。通。
之。金。融。實。爲。一。種。花。紙。各。界。人。士。乃。
不。惜。花。費。揮。金。如。土。惟。烟。禁。森。嚴。不。
若。吾。國。陽。奉。陰。違。蓋。所。至。各。處。未。見。
有。所。謂。花。烟。間。也。故。予。觀。察。花。國。社。
會。不。禁。感。慨。系。之。焉。予。既。興。盡。歸。來。

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喝了一杯白蘭地。就是再比這個值
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梅里娜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
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這麼長大。如今我喝他一杯酒。他就生氣
了。我偏喝了。看他怎樣。你們看梅里娜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
出來的毛丫頭。什麼好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白蘭地喝盡了。又
一女黑奴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喬治還送東
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約翰夫人道。你們也不
遂於燈花之下。泚筆記之。寄與獨鶴
濟羣。以當紅雜誌花朝號之資料。惟
予走馬看花。不能盡遍。且愧無生花
之筆。未能描寫花國於什一云。

喬治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梅里娜已來。
西拉脫道。他倒是贏的。適纔約翰夫人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

失館先生請客記

飯牛

蘇城失館先生原屬前清秀才。博通經籍。不識時務。自新學倡行以後。先生遂卽失館。板櫈一條。冷若寒冰。兼值米珠薪桂時代。更多兒哭女啼慘劇。先生目覩情形。斷非改造不可。見今世之謀事善於鑽營運動。於交際一科。尤爲考究。因此趁春明佳節。正可遊賞天光。聯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喬治命取白蘭地來。女黑奴們回說。約翰夫人吃了。喬治纔要說話。梅里娜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喝的時候好喝。喝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喝了倒好。擱在這裏白遭場了。我只想巧果力糖吃。你替我剝去錫包。我去舖牀。喬治聽了。信以爲真。方把白蘭地丟開。取巧果力糖來。自向電燈下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室中。乃笑問梅里娜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梅里娜道。那是我的兩表妹子。喬治聽了。讚嘆了兩聲。梅里娜道。嘆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喬治笑道。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梅里娜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隸的運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那種命運。

船感情。金勒馬嘶玉樓人醉。遍邀各界著名人物。設席於百花深處一步樓。廣徵豔妓。淺斟低唱。酣舞恆歌。爲窮措大一洗寒酸之氣。同聲相應。同志相求。自此以還。交際界上。當有失館先生其人矣。茲將當日請客狀況彙記如右。

△菜單

四盆。兩乾兩溼。四葷。五
大菜。點心兩道。乾稀飯。酒。
橋。彎。西。瓜。子。大。壳。風。菱。掇。皮。酸
橘。子。還。潮。牛。皮。糖。(以上四素盆)

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住你家來。喬治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家裏來。必定是奴隸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梅里娜道。那也搬配不上。喬治便不肯再說。只是刻巧果力糖。梅里娜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犯撞冲了你。明兒賭氣化幾百金磅。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喬治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梅里娜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妓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喬治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囁兩聲。正不自在。又聽梅里娜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喬治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巧果力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梅里娜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

外國火腿 調搶蝦 黃柏炒蛋

想吃天鵝肉(以上四葷)

湯罐裏鴛鴦 死齋雞 拆爛污
嚇癡白日撞 猪油嵌蟹(以上五

大菜)

酸白酒 料酒 倒頭酒(以上酒)

宕空筍筩飯 白米飯(以上飯)

帶累鄉鄰吃薄粥(以上粥)(即稀
飯)

天落饅頭 脚饅頭 杜園水餃子。
矮腳麵(以上點心)

△請客名單

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喬治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
贖你梅里娜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你是這裏的家生子兒。我一
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喬治道。我不叫你
去也難。梅里娜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
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喬治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
我祖母不放你也難。梅里娜道。爲什麼不放。果然是個最難得的。
或者感動了你祖母母親。不必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家幾百金
磅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
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你祖母。先伏侍了麗亞姑娘幾年。如今又
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
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
那伏侍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

伸手大將軍

金剛殿大學士

橋頭三阿爺

牛王廟董事

陰間秀才

纏夾二先生

壽頭碼子

蠟燭店裏小老板

夥刀先生

△徵花名單

半接頭觀音（伸手大將軍叫）

隔牆西施

（牛王廟董事叫）

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喬治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我祖母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金磅。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梅里娜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些和他說。說了多給金磅。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你祖母母親斷不肯行的。喬治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梅里娜去定了。喬治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寶。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着便賭氣上牀睡了。原來梅里娜在家聽見他母親

夢裏西施。

(陰間秀才叫)

關上二小姐。

(纏夾二先生叫)

臭花娘。

(壽頭碼子叫)

洋媛媛。

(蠟燭店小老板叫)

惟有金剛殿大學士年高德邵品學
兼優。夥刀先生勤慎遠色。主人失館
先生末座獻勤。裝足眼中冇妓。心中
無妓的道學派。故不叫局。以希諸大
倒的死。契明仗著喬治家裏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
名豪。逢人說項。得一枝棲後。再行狂
嫖浪遊也。

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有麵
包吃。就剩我還值幾百金磅。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眼看着這老子
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
暮罵。况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
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
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
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
身價錢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他家從不會作踐下人。只有
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
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娘。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
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喬治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

哈哈錄

瞻廬

△好鳥枝頭亦朋友

徒問先生道。昔人詩云。好鳥枝頭亦朋友。朋友端的是甚麼朋友。先生道。枝頭的黃鶯。是我的音樂朋友。枝頭的喜鵲。是我的快活朋友。徒道。那麼先生天天到胡家宅去打轉料想那邊的野鷄。也是先生的皮肉朋友了。先生拂然道。野雞不躲在枝頭怎好相比。徒道。怎說。野雞不躲在枝頭胡家宅。

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梅里娜自幼見喬治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束。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喬治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巧克力糖吃。只因怕爲白蘭地生事。又像那瓊西斯之珈琲。是以假要巧克力糖爲由。混過喬治。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婢們將巧克力糖擎去吃了。自己來推喬治。只見喬治泪痕滿面。梅里娜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喬治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梅里娜笑道。咱们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

的野雞都躲在楊梅樹的枝頭。

△屁股文章

徒讀禮記至『燭不見跋』一句問先生道。燭跋的跋字是甚麼解。先生道。燭跋便是蠟燭屁股。徒道那麼跋即是屁股了。先生道。當然是這般解。一日奉父命把一本冊子送給先生。這是家嚴的詩稿。請先生在後面做幾句屁股文章。先生怒道。這是甚麼話。徒道。跋即是屁股。請先生在後面做幾句跋語。

△美術院

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手鎗擺在面前。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喬治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那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那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急得梅里娜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喬治忙說道。再不說話了。

濟羣道。原來老兄也是一個抄襲家。我倒一向不會知道。失敬了。失敬了。但這一篇小說。照鄙人看來。明明是譯的。那裏敢說老兄是抄襲的呢。中間有黑線的地方。是外國人名及物名。恐防讀者誤會。所以特爲標出。卓呆老兄啊。你既然自己承認是抄襲的。索

性請你自己打個招供罷就在下期同你宣佈你看怎樣。

某女士臨窗作畫繪一裸體美人。其兄見了大不謂然說你是一個閨秀。

怎麼繪這不登大雅的畫稿。女士怒道怎說不登大雅赤裸裸不挂一絲。

這是人體的真美我有意研究美術。你却少見多怪起來足見你是美術的門外漢。其兄聽了默默無話。一日兄向女士道某處新開美術院和你參觀去女士欣然願往。那時天色向晚女士跟着乃兄走入一處寬大的房屋却不曾注意門上的標題比及走到裏面只見裏面的人都向着伊。



熱心

程瞻廬

王金寶和張土生是十年前的老朋友。金寶連年出外貿易。土生却只在鄉間居住。勞燕分飛。十年中不曾會過一面。一年夏季金寶因事歸鄉行裝甫卸便去訪候他的老友土生。敘叙十年中的契闊。比及走到張宅門首却已室是人非。另換了主人。金寶老大沒趣。訪問左右鄰居說張土生搬到那裏去了。鄰居人家都說土生連遭顛沛。這宅子已在三年前賣給別姓。現在土生家境困難。搬在東首一個小村落裏居住。離這裏約莫三四里。你自去訪他便了。金寶聽說不禁詫異起來。暗想土生本是個小康之家。做人是很忠厚的。自奉儉。

拍手大笑羞得伊兩頰通紅轉身便逃逃到門外看這門上標題却是白石浴堂四個字那時其兄也追將出

來問伊爲什麼要逃走女士怒道你

怎樣這般惡作劇其兄笑道赤裸裸是人體的真美你枉算研究美術却也少見多怪起來足見你也是美術的門外婆

綠槐陰裏日光瑣碎枝頭蟬聲噪得怪響金寶尋到這裏已是東村所在遙見數十步外有幾間矮屋編茅作檐疊泥爲壁東倒西歪不成模樣矮屋以外有一個年可五十的男子赤着膊坐在竹椅上搓草繩彷彿是他的老友張土生猶恐一時眼錯把人誤認了趕快跑

上十多步停睛細看誰道不是張土生喚一聲土生哥久違了你怎麼搬到這個冷僻的所在土生正低頭搓那草繩冷不防有人喚他抬眼看時卻是舊友王金寶立時丟去草繩迎上前去道了些別後相念的話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慚愧歡喜的多年舊好一旦重逢慚的自己貧困得這般模樣實在難見故人當下忐忑心想要請金

△ 投稿

一徒讀教科書有『食馬以稿』一句便問先生道馬吃的是甚麼稿子是詩稿呢是文稿呢先生道這個稿字

便是稻柴。你須牢牢记着。一日先生
命徒作日記。徒不假思索。一揮而就。
其中有一條說的是。『昨天到河邊。
散步見有幾個村老兒。紛紛前來投
稿。』先生見了。好生奇怪。忙問徒道。
怎麼村老兒也會投起稿來。投在報
館裏呢。投在書館裏呢。徒道。這個稿
字。便是稻柴。昨見柴船上的村老兒。
把一捆一捆的柴。丟到岸上。這不叫。
做投稿麼。

△馬口鐵夜壺

王三和李四同寓在一間房裏。王三

寶。到裏面坐草屋裏。骯髒不堪。怎好延客。倘在門外談話。也不成。個禮數。金寶瞧出土生爲難的情狀。便道。土生哥。和你多年沒見面。可以爽爽快快的談一會心。我們且到鎮上茶舖子裏。敘敘去。土生點頭贊成。便到裏面去。穿上一件破短衫。把竹椅和草繩都交付了老婆。然後陪着金寶到鎮上去吃茶。兩人同行。時金寶道。怎麼土生哥的家。況竟遠不如十年前土生歎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我的苦痛。都吃在熱心上面。總恨老天不曉事。偏偏派我生就這一顆熱心。爲了這一顆熱心。吃虧得說不得。東也遭冤。西也受枉。小小的一份家私。被這顆熱心。斷送淨盡。直到如今。豁然夢醒。無論怎麼樣。我這顆心。不敢再熱了。可是懊悔嫌遲。我的家私已變做阿元戴着帽子。了金寶莫名其妙。便道。土生哥這話怎講。土生道。說來話長。坐定了。和你細講。總而言之。都是熱心的不好。兩點眼淚。損失了我一頭牛。

愛早睡。李四不到半夜不肯安睡。一燈熒熒。展卷朗誦。書聲琅琅。擾人好夢。王三心裏好生不快。一天他問李

半段香烟損失了我三百元大洋。一隻破襪損失了我一所住宅。百畝良田俗語道熱心腸招攬是非多直到如今才信着這句話了說時又連連的歎了幾口氣。

四道你夜間所用的一把夜壺。想是馬口鐵做的。李四很詫異的答道我。的夜壺和你的夜壺一樣。都是紫砂的。怎說是馬口鐵夜壺？王三笑道。既不是馬口鐵夜壺。怎麼我每夜夢醒。總聽得你的尿？（與書諧音）聲琅琅。

△
離騷、

某女士很有詩名。于歸未久。夫卽遠別。女士日夕思郎。見於吟詠。曾有『

金寶聽了。暗暗的好笑。敢怕土生害了瘋了。怎麼爲着兩點眼淚。半段香烟。一隻破襪。卻損失了他的許多財產。路上不便細問。比及到了鎮上小茶肆。坐定泡茶。那時天氣正熱。兩人都解了衣服。喊兩盃。面湯到來。揩去了身上汗液。金寶道。你方才講的話。不明不白。宛比丈二長的。和尚令人摸不着頭腦。端的是甚樣一回事。倒要請教。土生敬了金寶一杯茶。道。你莫心急。我的說話正長。且先把你的別後情形。告我知曉。金寶暗想。急驚風碰着慢郎中了。只得略把自己十年來的貿易情形。說了一編。土生道。畢竟你的運氣好。到處順利。又歎了一口氣。道。我只恨這熱心。生得太熱。才吃了這大虧。金寶笑道。

春日懷外子』的詩篇。求人批評。有人批其上道：『刻骨相思頗有香草美人之意。』伊有一個女友見着這個批評笑得合不攏嘴。女士很奇怪。道：『這個批評是十分稱贊我的詩意。』有甚麼好笑？女友掩着嘴道：『你懂得香草美人的出處？』女士道：『這是屈原離騷中語。』女友拍手道：『那便。你吃了他的虧了。』他說：『你刻骨相思頗有離騷之意。』離是分離的離。騷字究竟作甚麼解？你自去想想。女士聽了羞得抬頭不起。

土生哥說了半天話，不曾說甚麼。只是熱心長，熱心短。你的心太熱，我的心也要焦了。畢竟怎樣的吃虧？快說快說！土生攢着眉頭喝了。一口茶，然後把十年來熱心吃虧的事從頭訴起。

土生道：『我在八年前青石橋塊李小二欠了我六十塊錢，只爲無力還債，把一頭耕牛抵押在我家。這頭耕牛頸項裏有一搭白毛，年齡還不算大，却是一隻母牛。我着人牽入牛棚裏，好好餵養過了一天。我到鎮上去買東西，打從田岸上經過，驀見迎面來了一個不相識的童子，氣急敗壞的趕到我面前。慌慌張張的向我問道：『請問老伯，這裏有一位張土生老爺住在那裏？』我聽得這般稱呼，好生詫異。伯這裏有一位張土生老爺住在那裏？我聽得這般稱呼，好生詫異。忙向童子仔細一看，約莫十三四歲年紀，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俗。身上衣衫也很整齊，不像這裏鄉間的人物。便道：『小官人，你姓甚名誰？打從那裏來？爲什麼要訪問張土生童子？』我姓柯，名企芳，住在

※※※※※※※※※※
浴日錄 寄壓
※※※※※※※※※※
余於去年冬日成筆記若干則無以
名之時適遇雪因名之曰囁雪錄流
光如駛忽忽又春初矣風日和煖不
復是冬日蕭索光景遺興成此因名
曰浴日云將來餐風飲露不患無題
可合之而爲四時筆記矣

近有手持玩具而賣者其中以雞爲
尤肖蓋以棉爲雞身而以真雞毛黏
其上雖大不盈把而神形則居然雞

城裏紫石街我是一個可憐孩子八歲上便死了娘現在有六年多
了我那一天不想着我的親娘我到這裏來訪張老爺是要來會見
吾的親娘說時兩點眼淚滴溜溜的滾下我見這情形很替他心酸
又問道小官人你小小年紀難得你有這孝思可是你的娘已死了
怎麼到了張士生那邊便可以會見你的親娘柯企芳道老伯伯有
所不知我每天放學還家總到我親娘墳上去探望拍着墳墩喚幾
聲親娘親娘兒子在這裏望你萬望親娘有靈和兒子在夢中相見
可是這幾年來睡夢裏從不會會過親娘的面昨天我到親娘墳上
哭了一場一時困倦竟睡倒在草地上面恍惚見我親娘來託

也。余戲購其一。置之案頭。而吾五歲之小兒。尤愛不忍釋。一日吾姪惠生偕數友來。見而愛之。強索以去。余既應之矣。乃小兒不允。大哭無如之何。惠生卽假還之。余而竊取之。藏于一空盒內。小兒不知其中有雞也。於是人皆笑惠生爲偷雞。同來之人有譴而虐者。則以手撲惠生之背。曰。吾有一對子。汝能對乎。旋卽曰。打狗。其意蓋暗射偷雞也。人皆知之。而不欲言。相視微笑。余惡其人無禮。卽代答曰。打狗可對狗。打合座大笑。其人亦無我再要問時。怎禁得旁邊幾聲犬吠。把我睡夢驚醒。因此過了一宵。拚走着十餘里的長途來覓張老爺。好引着我和親娘相見說時。竟掩着面號啕大哭起來。我忙道小官人且莫哭。區區便是張士生。昨天李小二果然抵給我一頭牛。頸裏生着白毛。卻不料是你的親娘。企芳聽了。便連連的向我磕頭。要我引着他去見他的親娘。我是熱心人見了這般的孝子。怎不感動。當下引着企芳到牛棚裏和母牛相見。企芳跪在牛棚裏。足足的哭了半點鐘。惹得村裏的人都來瞧。熱鬧誰也不道一聲奇怪。後來企芳每天從城裏跑到我家。帶些餅。菜。餅供獻。這頭母牛向我再三懇求。要我好好看待他的親娘。他便一輩子感我的恩。我一時熱心過度。便道你的親娘憑你領去。我便拚捨着這六十塊錢。成全你們倆的骨肉。企芳大喜。過望拜謝了。我的成全之恩。牽着這頭母牛。一壁走。一壁還說着親娘和你回家。

浴日錄

熱心

三〇

如之何。

有人從上海往內地旅行。往返約須三日。臨行時攜兩時表。置之衣袋中。人問其何故。則答之曰。吾至內地。他人皆無時表。吾但帶其一。設或中途停走。將無所取準而重。開今帶兩表。

去。自從企芳牽牛去後。我常把這事記掛在胸。一天便道進城。逕到紫石街去探訪企芳。一時探訪不着。便把這事的原委告訴他的鄰居。鄰居笑道。你可吃了小滑頭的虧了。柯家的孩子是城裏有名的。小滑頭到處行騙。不止一遭。你原來也中了他的狡計。記得那天晚上。小滑頭牽着一頭牛進城。過了一宵賣給宰牛場。得了三十塊錢。歡喜。又不知到那裏游蕩去了。我到此才知受騙。只因熱心過度。要成全人家的骨肉。卻不料爲了兩點眼淚。損失了我的一頭牛。患矣。及旣行不及二日。兩表皆停。旅人大困。及還上海。因語人曰。早知如此。吾再多帶一表。不亦可乎。或謂之曰。若所帶三表。一時皆停。又將如何。有內地學生。至上海就學。其師謂之一般詭計。說到這裏。恰巧有一個賣花生的小販。到茶寮裏來兜。賣土生買了一包花生。授給金寶道。金寶哥我的說話正長。請你一

曰。汝如解國語。無論至何處。言語均可相通矣。學生卽潛心學國語。閱一年而成操之甚純熟。比因寒假返里。向其父兄作國語。其父若兄皆生長鄉間。足跡未嘗出里門者也。比聞學生言。茫然不解。學生曰。噫。先生欺我矣。彼云能解國語。任往何處。言語均可相通。今不能通行于家庭之間。而况異鄉乎。

偶與友人聚談。或曰。文體無論如何變遷。然每一種文體。總有其存在之價值。不過其價值有大小之不同耳。

壁。剝花生吃。一壁聽我講話。（此處似乎沒關緊要。實則預爲後文地步從花生引出牙籤。從牙籤引出挖耳。纔不突兀。）金寶也不客氣。慢慢的剝着花生。靜聽土生講話。土生喝了幾口茶。繼續說道。五年前的冬季。鄉間演着草臺戲。答謝土地公公。那班子裏很有幾個頂刮刮的腳色。排的戲劇又是最著名的。幾齣拿手戲。不但鄉間男女都到廟場上來看戲。便是城裏人。也紛紛坐船騎馬下鄉來瞧熱鬧。這戲劇連演三天。我看了一天。看得起勁。第二天又趕到廟場上。去看戲。誰料卻看出事來了。這天的看客比第一天加倍熱鬧。戲臺前面擁擠着八九百人。肩背相捱。簡直不留一條缺縫。立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城裏人。身上衣服很是體面。旁邊還立着一個老者。舉頭看戲。嘴裏卻唧着一根香烟。不住的抽吸。這時臺上正演着長板坡。起趙子龍的武生。十分賣力。臺下喝采聲和暴雷一般響亮。那吸香

一友人曰。若八股已無存在之價值矣。中國四萬萬人。決無人再做八股矣。又一友人曰。尙有之。君不見日報或雜誌上之譜文欄。不常有八股文之發現乎。以時事爲題。而以八股文之體裁出之。雖曰遊戲。然不可謂八股文無人作也。余曰。爲日報或雜誌作八股文一篇。多則得酬三元。少亦一元。較之科舉時代做書院課。得獎爲更優矣。無怪秀才先生爭作之也。余言至此。又憶及一事。曰。他報偶一載八股文。尤不爲奇。而余在去年曾

煙的老者忘卻自己。啞着烟竟也隨着衆人喝起采來。嘴脣開處。這半段殘餘的香煙落將下來。不偏不倚。卻落在這城裏體面人的衣襟裏面。我瞧得清切。便道老兄留心火燭衣襟裏落有半段燒剩的香烟。誰料鑼鼓喧天的當兒。這體面人心在戲劇。卻不會聽得我的警告。我這時又熱心過度了。暗想衣襟裏着了火。須不是要待我替他把半段香烟取了出來。免得發生危險。當下起着右手。挿到這體面人的衣襟裏。待要取出這半段香烟。誰料半段香煙不曾取出。驀聽得綽的一響。我的臉上早着實的吃了五支雪茄。原來這體面人見我摸他的衣襟。只道我是剪綴小竊。打了我一下嘴巴。還把我當胸揪住。喝一聲狗賊。做什麼。我知道他誤會了。忙把情理說明。他那裏肯相信。一手揪住我。一手摸着衣袋。喝一聲狗賊。該死。你把我的皮夾摸去了。皮夾裏有三百元鈔票。這還了得。打打打。那時旁邊的

見南京東南高等師範所出之日刊。亦載一八股文。作者雖註明爲『作他玩的』。然此舉終出吾等意料之外也。比時吾兄亦在座。卽曰。此不足爲奇。所奇者有熟人某孝廉。旅居上海。痛恨一切新學。謂八股爲最完美。之文體。至今猶長垂髮辯。其子已十七八歲。亦垂髮辯。延一老儒教之讀書。所讀除四書五經外。卽八股文也。而又出題命學作八股。人或謂其無用。則答曰。吾家子弟讀書。本不爲應用。世讀一切他書。又有何用。人又問八

看客也。把我當小賊看待。東一拳。西一脚。打得我彎着腰子。連連呻。說我不是賊。人多口衆。鬧做一片。誰也不會聽得我的說話。虧得有幾個鄉間熟人。從中解勸。竭力替我擔保。且說捉賊。捉賊不會搜得真賊。怎好冤人做賊。這體面人。便把我拖到空曠處。解衣搜檢。那裏有甚麼皮夾。我以為這冤枉可剖白了。誰料他一口咬定。我是個積竊。說我串着同黨。把真賊携去了。賊雖沒有賊。卻現在定要送到縣知事那邊去。重辦。他又自道姓名。說姓巫。名蘭。是縣公署裏的科員。他又說。狗賊沒生眼睛。竟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不把你送到縣裏。打個皮開肉綻。你的賊心怎肯便死。衆人見這事鬧翻了。再三求情。教我到家裏備了三百塊錢。賠償了這姓巫的損失。纔不曾把我捆送到官。這便是爲了半段香烟。損失了我的三百塊大洋。

股有何好處。則答曰。循規蹈矩。不能亂說一句話。卽八股之好處。學成八股之人。必肯守規矩也。一時聞者。皆不能措一詞。(按此實事也。)

正誼齋漫墨(續)明道

女校學生近常有雙簧之表演。動作滑稽老練。不輸於男子。是以人才輩出。竟視為開會中不可少之一項。多有為各界邀請以助餘興者。來賓之觀此者。亦覺特別有味焉。雖莊論不。

也。無從伸處。只是這姓巫的也。忒可惡。怎麼硬詐人三百塊錢。土生道。也許是他的皮夾。在先便被人摸去。偏我倒灶去墊這個刀頭。纔吃了這一番冤苦。可是這一番冤苦還不算。大三年前吃的一番冤苦。纔算大咧。說時又喝了幾口茶。接續說道。我經了這幾番苦痛。時自己警戒。以後待人接物可不要這般的熱心。誰料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三年前的春間。又因熱心過度。弄出一場大禍。那天我在門前閒眺。對門趙大娘的四歲兒子。絆跌在街心。沒人把他扶起。這孩子便伏在地下哭喊。我把他拉了起來。送他還家。入門時。便喊道。趙大娘。你家小毛。跌了三四歲的孩子。怎麼放他在街上行走。你可知。道很危險的。咧喊了幾聲。纔見趙大娘披着一件破棉襖。沒精打采的出來。接受他兒子小毛。連連向我道謝。說話時。牙齒捉對兒。嘶打。渾身簸糠也似的顫動。瞧這情形。我知趙大娘的瘧疾又發了。便道。

如譖諫其中亦有妙用然吾獨以爲其他女子可爲之遊戲不可謂少何必多習此一種哉且面敷白粉態度輕狂似非莊重之遊戲今日女生其弊多流於輕飄放逸主校事者何樂而坐使爲此不可不慎思之也余嘗與一女校教員辯論此事而某君多所藉口不甘爲余折服然遁辭吾知其窮矣

余嘗讀聖經至某少年問基督以永生之說而願爲其執鞭基督答謂子可棄其所有以隨余少年卒不能聽

大娘你的身子可有些不舒服麼大娘皺着眉道身上冷得很宛进入了寒冰地獄冷得沒躲處床上又沒有厚棉被這真要了我的命了我那時又熱心過度忙道不要緊我這裏有厚棉被待我差人送過來借給大娘一用當下轉身回家派遣小廝把我自己床上的一條厚棉被借給趙大娘禦冷過了一天大娘把棉被送還原來他的病已好了又過了五六天我清早起身猛聽得街坊上人多口雜一片聲的喧鬧開門動問衆人都說趙大娘上吊死了我聽得很詫異

正待探問覓死的根由却見大娘的丈夫趙老大手提着一隻破舊的青布男襪氣憤憤的向衆報告道列位高鄰你們要曉得這婆娘覓死的根由麼我自從在城裏充當警察公事很忙須隔兩個月纔能回家一次常有人向我說你久不回家只怕你老婆不耐寂寞要起野心我只道是戲謔之言並不放在心上昨夜回家却被我搜出

懷喪而去。不覺有所慨嘆。夫此少年爲富家子弟。知求永生之道。而願執贊於基督。亦屬難得。然終戀戀於人世。之富貴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不能如其初願。使彼少年而毅然從基督。之言。則恐保羅彼得不足爲矣。一念之錯。卒致聲名銷沉。與庸夫同盡。可慨。孰更觀。世人雖明知沉溺其中。而因循苟且。不能自拔。奄忽一世。坐失機會。自明眼人觀之。若輩皆可憐蟲也。

戲劇之爲物。其感動力至偉。然近日了真賊。實據這隻青布男襪。便是從婆娘牀頭拾得的。我把婆娘辱罵了幾句。婆娘哭了半夜。乘我熟睡。竟自上吊死了。這是他自走死路。怪不得我趙老大說話的當兒。我卻恍然大悟。這隻破襪。確是我那天把棉被借給大娘。誤把這破襪夾在裏面。彼此不會注意。誰料卻種了這個禍根……我那時心頭明白。要是守着秘密。不把這事說破。那便好了。偏偏我熱心過度。定要洗刷趙大娘的名譽。當着衆人。把那天借被夾襪的情由說個明白。要是說得明白。那便好了。誰料話沒說完。早被趙老大當胸揪住道冤有頭債有主。原來你便是我老婆的情人。和你到城裏打官司去。後來把我扭到城裏告發。官廳把我看管了。我是鄉下人。怕官如怕虎。公門中人都和趙老大串通一氣。知道我是沒有勢力的。百般恫嚇。百般敲詐。這官司拖延了一年又三個月。比及他們的欲壑已滿。把我釋放回家。我的財產。

海上各舞臺皆重編舊劇以爲新戲。

如「鋤判官」「七擒孟獲」「濟公活

佛」「宏碧緣」「諸葛亮招親」「七劍

十三俠」「狸貓換太子」等皆有一時號召之能力而狸貓換太子一劇幾至各舞臺盡演然余嘗歷觀各劇大都涉十迷信者有之近於荒謬者有之中以七擒孟獲爲最有價值以其事跡足以興起人之冒險觀念與忠誠心腸也諸葛武侯受昭烈帝遺詔鞠躬盡瘁忠於漢欲起北伐之師而有南顧之憂乃不避險難親自

都被這官司打完了這便是爲了一隻破機損失了我一所住宅百

畝良田。

金寶那時已把這一包花生吃完了花生屑嵌了牙縫便從身邊摸出一副鋼絲牙籤慢慢的剔着牙縫一壁剔一壁說道士生哥現在的世界真叫做惡人世界熱心人到處吃虧從前的事也說不得了但願你以後把這熱心放得冷些狗咬呂洞賓弗識好人心你把呂洞賓般的心去待惡狗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士生道誰也不是這般說吃一次苦學一次乖我連吃了三次苦痛我的熱騰騰的一顆心冷得和死灰一般了金寶笑道只怕又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碰着甚麼事你又要熱騰騰的去招攬是非說時剔牙完畢又把鋼絲籤去扒挖耳孔土生道老哥休這般說從此以後任憑天坍般的事都不和我相干要我這顆已冷的心重生熱氣千難萬難說時瞥見一

南征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忠心耿耿可以想見七擒七縱以德服人其誠意愛心可爲治國者之模範故蠻勇難馴如孟獲卒有『南人不復叛矣』之語且此事跡正史言之不詳。

而當時雲南僻處邊陲民風蠻悍武侯南征一役予人民以混合同化之機開其風俗探其地理於歷史上關係甚大使人觀之有探險邊荒之思今我國民類多懦弱成性憚於出遠而蒙藏新疆青海等處國民視如畏途反讓外人逐鹿其間藩籬盡撤寧

個蚊蟲躲在金寶手腕上叮血土生一時手癢伸着掌向金寶手腕上着力的打了一下替他打死這個蚊蟲掌聲起處金寶大喊一聲向後便倒原來經這一打這根鋼絲籤打入耳孔裏去了茶寮中人爭把土生拖住防他逃走土生嚇得面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說道熱心人又惹出禍殃來了



縫衣女

沈禹鐘

橫街上雖然斷斷續續時有行人走過的不過一天到晚一古腦兒并算起來約摸祇有三數十人的光景那種蕭曠的情形較之盛市中真不可同日而語喲在一座大宅的旁邊有所當街的板屋大約

非可嘆乎。故此劇大有研究處。且渡瀘祭瀘兩場。一則義憤激人痛快淋漓。一則弔戰士陰魂。言中有淚如讀弔古戰場文。使人有強戰之心。今之殘民以逞。同室操戈者。其有惻隱之心乎。此劇起始於亦臺臺天蟾舞臺。演之甚久。深望其能重演也。又余思明成祖時三寶太監下西洋一事。大可編爲劇本。蓋首先發見南洋羣島。乃爲吾國惜當時用兵者別有用意。無遠大之眼光。作殖民之事業。卒致坐視此大好富源之地爲後起之雄。

是一樓一底的地位。論起他的年齡來。恐怕和那大宅子相差不遠呢。這板屋空空洞洞的關閉着。爲時倒也不少了。因爲這橫街既不是個繁鬧的所在。這所板屋又是卑陋得很。不合居住。雖然也會有過好幾次有人租賃下來。但是不消幾時。就遷了出去。依舊關閉起來了。這所板屋的命運。可算得不幸到極地了。還有一層。最是氣憤不過的。便是每天在他面前經過的行人。大家只是興匆匆的走過。對於他視若無睹的。誰也不把他瞧上一瞧。似乎全不放在眼裏一般。因此一年一年的過下去。他僵立在大宅的旁邊。整天的忍氣吞聲。飽受那冷落的况味。久而又久。倒也處之若素了。講到這所板屋的內容。究竟怎樣。除了他的房主人和幾個短期間租賃過的人以外。恐怕再沒有知道的了。不過在他的外表看起來。因爲所歷年代的長久。很有些頽朽的樣子。彷彿患肺癆病的人。一種神情氣度。完

占據以去而我華僑反俯首帖耳聽命於外人苛政之下哀呼無門豈不甚惜倘演此劇使人知探險之與殖民與夫一國發展之機鉗誠大有關係也若加以種種海島之佈景描摹島民之風俗未有不受觀者之歡迎也。

美國昔有奇女子名海倫開鸞自幼即患聾啞瞽三疾幾成廢人矣而卒能讀至大學卒業彼雖兩耳失聰而能坐聽他人奏琴且能辨別莎翁之歌曲蓋悉由空氣接觸于其身上而

全和常人不同這板屋大約也害了肺癆病呢像他那種外表看起來別說人要住在那裏便是天天洞開着他的大門連街上走過的狗恐怕也不會進去咧唉天下事無論什麼總要歸到命運兩個字一些也不能勉強的像這所板屋雖然十分卑陋但他要是佔據在盛市中那就不怕沒有人化着很貴的房金住進去並且常常還要加以裝修決不會像現在那種無人過問咧推而論到人們的際遇也就可以明白了

這所滿蓄着寂寞的空氣的板屋難道就永遠沒有轉運的日子麼譬如一個人窮困到了極地論不定也會有否極泰來一朝得路的這所板屋深閉了不知已經有了多少時候居然也有一日有人把他當作藏窖的所在似的很鄭重的將他租賃下來整整裝修了好幾天才搬了進去這份人家大約具有特別的眼光和尋常人不同

知之也。又能演說以指搘其喉與唇。
皮而作聲。有密友能解其細微之語。
言爲其翻譯。彼能以打字機作書。無
有悞者。是以西人有言。十九世紀有
怪傑。二一爲拿破崙。一則海倫開鸞。
是也。今有其生傳一書。流傳人間。夫
以開鸞女士之已成廢人。尙能追求。

的。所以毅然住着。當他們搬來的當兒。左右鄰人大家竊竊私議道。
這所板屋現在雖然裝修得比較從前像樣些兒。但他們現在抱着
興頭。恐怕住了幾時就要不合意呢。過了幾天。在這所板屋的門面
上忽然有聲有色的開了一所縫衣店出來了。這所縫衣店裏的主
人是母女兩人。其餘還雇着二個少年的男子。幫他們縫衣。現在大
家都呼着女子職業的高調兒。像這縫衣店裏的女主人委實可算
得是女子職業界的先進了。

女主人年紀約摸在三十以外。身上穿的非常雅素。粉臉上淡淡的
學問。克底於成補其終天之缺憾。誠
破天荒之奇女子也。然彼有目能視。
有口能言。有耳能聽者能無自勉哉。
抹着一層臘脂。粧成一副半老徐娘的風韵。他的女兒正在十七八。
妙齡的當兒比他母親自然更妝得嬌豔。這是年齡的關係。他母親
雖然老而益壯。但總追趕不上來。話雖如是。這位女老板現在確因
上了些年紀。不得不讓他女兒後來居上。不過在他年輕的時候也

寄外書

縫衣女

四二

寄外書
集詞牌名 梅魂

玉樓春深。每憶王孫綠柳含烟。時思遠人。滿庭芳草。粉蝶兒猶醉花間。深院月明。紅娘子常夢江南。春去也矣。阮郎婦未嗟。嗟鴛鴦尚惜分飛。人月固喜團圓。十二時折得斷九迴腸。百字謠寫不盡長相思。紅情綠意紗窗恨。永芳草瑤花傷春怨多。妾誠薄命女被花惱。煞郎非醉公子。寧夢揚州回憶畫堂春。滿錦帳春深之時。妾常

許敵得過他女兒。這乃是美人遲暮。委實是無可奈何的事呢。在那縫衣店開張的一天中間。一只小方桌子上。高燒着紅燭。鋪張得十分熱鬧。把那屋中年久的寂寞的空氣完全換去了。從此那女老板母女兩人。天天和那店夥忙着針線。他母女兩人既然都妝得盡態極妍。自然是分明兩塊活招牌。掛在那裏了。那街上來往的行人。少不得都要掉過頭來。望上幾望。似乎那兩塊活招牌具有神異的吸引力。在裏頭。那些行人們走過的當兒。都失了自主力。不知不覺的把那視線。集中在那裏。再也不像從前。這板屋深鎖時候的絕不注意了。這或者是地以人重。所以前後懸殊到這樣咧。

這所縫衣店雖然是一個女流擘劃經營的。但是他那營業的計畫。倒是有了一些手腕。像那女老板母女那麼闊綽。兼之店裏一切開銷。每月至少也要化掉一大筆用款。要是單靠着幾件衣服上賺下來的。

向紅窗睡去。鬟雲鬆額。釵頭鳳斜郎。
則輕拍儂肩。嘗云海棠春睡猶未足。
耶。今則紅窗影孤。倦繡停鍼。拈得雙
紅豆子。向誰細訴衷情。大有鸞鳳孤
飛之感。極相思當兩同心也。昔也離
別難。今則歸去難。當此杏花天氣。春
光好時。莫使昭君怨生。當慶相見歡。
長休歌陌上花。宜賦歸去來。寄去東
風第一枝。莫再作春夏兩相期而誤
此好時光也。

工錢那裏能夠敷衍得下呢。可是那女老板老於辦事。對於那種挹注的方法。非常善於對付的。他在白天。不過做些衣服。除了替人家縫製以外。大半倒都是自己穿着的。古人說。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兩句話照他們的情形論起來。倒也未盡然呢。他們所租的那所板屋。雖然祇有一樓一底。但是到了晚上。在這小小的板屋中。他們營業的類目就層出不窮了。凡是肯化錢的人。走到他們那裏去。無論什麼要求。他們都會依着辦的。譬如說。有人要飲酒。那不論董素的筵席就立刻可以辦到的。此外如打牌。咧抽大烟。咧件。件都能照辦一些。也沒有爲難的。再進一步就是減燭留髡。只要條件。雙方可以同意。也能夠將就的。他們賺錢的計畫。因此便十分順遂。在那白天的縫衣不過裝點些門面罷了。至於那些光顧的主顧。不論上下三等。都有甚至那些破落戶的少年。手裏沒有分毫。可以。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經衣女

四
四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社會調查錄之一 獨鶴

余爲狼虎會員之一。當然有老饕資格。既取得老饕資格。而又久居滬濱。則於本埠各酒食肆。當然時光顧。茲者紅雜誌增設社會調查錄一欄。方在搜求材料。余因於犬囁之餘。根據舌部總司令報告。查錄一欄。方在搜求材料。余因於賓之際。或可供作東道主者之參

使用就走到那裏坐一下說些閒話似乎也覺得很有味的他們的魔力真不小啊。

考。然而口之於味。未必同嗜。余所論列。亦殊不能視為月旦之評也。滬上酒館。昔時祇有蘇館。（蘇館大率爲甯波人所開設。亦可稱甯波館。）然與狀元樓等專門甯波館。又自不同。京館、廣東館、鎮江館、四種。自光復以後。偉人政客。遺老雜居斯土。饕餮之風。因而大盛。舊有之酒館。殊不足以贍之。於是閨館川館。乃應運而興。今者閨菜川菜。勢力日益膨脹。且奪京蘇各菜之席矣。若就吾個人之食性。爲概括的論調。則似以

可。開。交。連。渾。身。的。筋。骨。都。軟。了。那。兩。位。大。人。物。起。初。對。着。喝。酒。喝。完。了。便。橫。在。榻。上。抽。大。烟。女。老。板。還。代。他。們。輪。流。裝。着。他。們。覺。得。舒。服。到。極。地。了。後。來。抽。好。了。大。烟。精。神。格。外。爽。旺。興。頭。還。沒。完。盡。便。又。要。求。打。牌。他。們。母。女。兩。人。那。敢。不。殷。懃。伺。候。着。這。一。夜。把。個。區。官。老。爺。應。酬。得。滿。懷。暢。快。沒。有。絲。毫。的。不。樂。意。至。於。那。個。錢。莊。經。理。本。來。到。過。好。幾。次。了。這。一。回。不。過。陪。着。警。察。區。官。來。玩。的。所。以。還。及。不。上。那。警。察。區。官。初。次。受。着。美。人。青。眼。的。樂。不。可。支。警。察。區。官。到。了。得。意。忘。形。的。當。兒。便。拍。着。自。己。胸。前。對。那。女。老。板。說。道。你。這。人。兒。很。不。差。以。後。要。是。有。什。麼。危。急。的。事。你。儘。管。來。找。我。一。定。竭。力。幫。助。你。你。可。用。得。着。我。麼。女。老。板。一。聽。到。這。位。區。官。老。爺。的。話。疾。忙。陪。着。笑。臉。回。道。你。老。人。家。既。肯。這。般。照。顧。那。再。好。也。沒。有。的。了。不。過。我。想。老。爺。現。在。雖。這。麼。說。恐。怕。真。的。一。到。了。那。時。候。你。就。忘。了。這。倒。不。是。頑。的。呢。警。

川菜爲最佳。而閩菜次之。京菜又次之。蘇菜。鎮江菜。失之平凡。不能出色。廣東菜祇能小吃。宵夜一客。鴨粥一碗。於深夜苦飢時偶一嘗之。亦覺別有風味。至於整桌之筵席。殊不敢恭

維特在廣東人食之。又未嘗不大呼頂刮刮也。故菜之優劣。必以派別論。或欠平允。宜就一派之中。比較其高下。庶幾有當試再分別論之。

(甲) 川菜館 滬上川館之開路先鋒爲醉漚。菜甚美而價奇昂。在民國元二年間。宴客者非在醉漚不足稱。

察區官笑道。你別擔憂。我又不是個健忘的人。自己說的話。那裏便會遺忘的呢。你老爺要是這等樣的人。也就不會做官了。這幾句話一直把那女老板說得暗暗歡喜。回頭連忙喚他女兒倒茶。這一夜這位警察區官和錢莊經理直到後半夜才離開這板屋。可算得淋漓盡興的了。

從此以後。縫衣店一天一天的開着。從門面上看起來。雖然並不見得進步。但那女老板母女兩人的態度。都很得意似的。橫街上走過的人。心目中都已有了這所縫衣店。所以走過的當兒。大家總要掉轉頭來。將他們望上一望。最妙不過的便是那縫衣店裏兩位女店主。每遇到有人對他們瞧看時。他們便有意無意的向人使了一個眼色。那些行人們老成的固然。並沒有什麼影響。不過年少的人。一到這個當兒。他們行路的速度。因此就減去了不少。咧有的心裏。

闊人。然醉漚卒以菜價過昂之故。不能吸收普通吃客。因而營業不振。遂以閉歇。繼其後者。有都益處、陶樂春、美麗川菜館、消閒別墅、大雅樓諸家。都益處發祥之地。在三馬路。(似在三馬路廣西路轉角處。已不能確憶矣)其初祇樓面一間。專售小吃。烹調之美。冠絕一時。因是而生涯大盛。後又由一間樓面擴充至三間。越年餘。遷入小花園。而場面始大。有院落一方。夏間售露天座。座客常滿。亦各酒館所未有也。然論其菜。則已不如

登時就打算以後要做什麼衣服。必定要叫他們做才行。有的探聽得這所縫衣店裏到了晚上。還有夜市比較白天更加熱鬧些兒。少不得便打定了主意。等到晚上。預備闖進去逛逛。其實論起那兩位女店主的魔力來。老的到底不如少的。不過老的世故熟練。應酬工夫。比較他女兒要勝過多多。並不拿色相來號召人家。所以大家都當作他一個陪襯的人物。他們母女兩人既然各有各的長處。自然是相得益彰。把那些性慾的男子都黏惹得牢牢的像膠漆一般。再推不開去了。過了幾時。那所縫衣店的基礎打得非常鞏固。這都是那女老板的成績。咧有一天女老板在他店裏不知誰引動他的興頭。他便高着嬌喉說道。我不是自己誇張老實說文的就文的武的就武的沒一件來不得。像開店這種事情別說一個女流了。就是那男子漢大丈夫放在肩上。也覺得有些不容易擔受呢。我現在這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縫衣女

四八

在三馬路時矣。陶樂春在川館中資格亦老。頗宜於小吃。美麗之菜。有時精美絕倫。有時亦未見佳處。大約有熟人請客。可佔便宜。如遇生客。則平平而已。消閒別墅。實今日川館中之最佳者。所做菜皆別出心裁。味亦甚美。奶油冬瓜一味。尤膾炙人口。大雅

樓先爲鎮江館。嗣以折閱改組。乃易爲川菜館。菜尚佳。

(未完)

那所縫衣店開了將近兩個月。倒也順順遂遂的過下去。並沒發生什麼事情。誰知事出意外。那個女老板的女兒。自問長得這麼好模樣。也該有些作爲。他既然日在性慾上度光陰。心中的感念自然脫不下這個範圍。他每天做着活計。覺得有些不自在。一天晚上。他忽然失蹤了。並且還有一個店夥也不見了。等了幾天。那兩人都不見。還來連影兒也沒有尋處。這個女老板心中着急極了。可憐那個警察。區官也沒有法兒可以幫忙。他那個店夥走脫倒也沒關係。要只

新歌謠

曉廬

△親家來。譏媳之忤姑也。

親家來。親家來。親家姊姊上邊坐。現成茶兒喝一杯。

親家親家莫氣惱。你們女兒大得不得了。直出直進不認識人罰咒不把

婆婆叫。

她是文明女學生。我是頑固老賤人。女學生高似天老賤人低似田。她怎算我是一位婆婆。她只算我是一隻猪猡。

她在堂上嗚嗚弄風琴。我在堂下替她洗衣襟。她在房裏唱着『春之花』。

是他花朵一般的女兒鴻飛冥冥。不免使他萬分焦急。因爲他店裏的活招牌忽然失去了一塊關係却非常重大的單特。他自己一塊招牌獨立難支委實要減色不少。現在他女兒輕輕易易的跑了。教他如何可以撇得下去。後來女老板東探西訪居然有了消息了。他女兒的走倒是因爲戀愛問題仗着奮鬥的毅力和他那個少年店夥一夥兒出奔的。現在已經在某處兩口子早成了自由結婚的大禮了。那女老板一聞到有了着落立刻就追趕上去打量找到他女兒可以珠還合浦。那料他一到某處細細調查一下他女兒和店夥早已向無定地點實行蜜月旅行去了。可憐他枉趕了許多路程。仍舊一些沒有收效到了這個當兒彷彿泥牛入海消息杳然。他只得嘆了一口氣沒精打采的回了來。真是懊喪極了。他回來之後打量重整旗鼓可是因爲人才的問題終於無濟。他到此很悔恨。他自己

新 歌 謠 縫 衣 女

五〇

我在竈下燒着木柴花。木柴花煮牛肉。牛肉煮得熟。她在房裏吃牛肉。婆婆只在竈下哭。

做媳婦兒似狼。做婆婆柔似羊。親家和你細商量。願替你家女兒換稱呼。我做媳婦她做婆。

此便冷到零度以下。那所縫衣店也就關起門來了。於是橫街上走過的行人也便不再注意到那所板屋。這板屋的運命依舊回復了。原狀不過門面上比較以前略略增光些。這便是縫衣店留下最後的成績咧。

向愷然先生所著『江湖奇俠傳』自本雜誌刊布後。讀者交口稱譽。認為近世不可多得之作。洵屬確論。現又承向先生以短篇小說『嶽麓書院之狐異』見惠。此篇係述異體裁。與江湖奇俠傳留東外史等有異曲同工之妙。亟於下期刊布。以饗讀者。

下期遊戲欄刊有程瞻廬先生之『新四季相思曲』。聲情妙曼。讀之齒頰流芬。又有孫漱石先生之『清明柳枝詞』。文筆艷麗。亦詩詞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濟羣)

餘興欄

口天棲徵求題詞揭曉

原題見本雜誌第二十七期

(一)

翟愚盦

懷。恍。爽。品。骨。寧。遜。元。龍。意。氣。飛。騰。文。章。直。追。司。馬。箋。

蓋聞聖若宣尼嘗詠歸於舞雩沂水賢如程子亦心鋪魚網四十首踵武香山管搨鼠鬚十三行抗顏大樂於川柳郊花課餘尋勝何樂不爲園不常窺心性似近固執流而忘返韶光忍將輕拋誰史枕經固宜掌鹿洞雖云學富五車更樂責盡三育經傳絳帳樹成十年之志登山臨水奚妨偷半日之閑則有高子天樓者武林才人文壇健將識博古今學富中西天門居然成市經師人師入海咸欲探珠又以鑒潮流性清高宛若九皋之鶴樓形遠害直如八荒之鵬胸之大勢故爾扶邦本之頽淪想來日恢淪亡之舊德

餘興欄

二

煥異彩於新潮。則先生運轉之功。豈止昭乎日月。翠乎泰山也哉。近有澄湖課餘圖之作。欲廣傳播。啓徵詩文。但僕雖未識韓之一面。却已慕蘭於寸心。喜得斯圖。快如覩景。然而披覽摩詰。輞川之圖。遽興揚朱。

大可漫聽松風。美景良辰。何妨更遊西園。君爲斯圖固本。雪印鴻爪之意。僕草此記。豈畏糞着佛頭之誚也耶。

通訊處

天津河北大街小紅橋東門牌七號

(二)

王靖龢

君家合住水雲鄉。小隱澄湖雅趣長。一幅山林圖畫稿。四圍堤柳讀書堂。忘機許共鷗心遠。催老偏嫌駟。醒心豁眼而先生之志不在廣廈朱門也。且夫携李。隙忙欲寫幽情寄佳句。愁看世變感滄桑。

賀之詩囊訪黛嵐而釣句泛張家之畫舫乘風月以寄懷秋心。共澄波競清春目。與芳秀同愜沙鳥風帆人立夕陽之渡。烟山雲樹天留圖畫之區。讀餘課後消塊壘於水雲石瘦香寒。鍊精神於風雪茅簷篠屋。

通訊處 北京西單牌樓城隍廟街三一號

(三)

景吉森

通訊處 海虞

塵海昂藏七尺身。書生面目日本來。
真輸君野鶴，閒雲。

相寫向丹青，妙入神。

春雨春風滿大千。知君平日坐青氈。
欲將抱負經綸展，小試牛刀執教鞭。

流水年華過隙駒。好憑翰墨寫今吾。
試將舊事從頭記，但看澄湖一幅圖。

通訊處 上海尚文路白漾橫街八號

(四)

俞詩孫

迢迢越水遞雙鳬。同是烟波舊釣徒。
久聽書聲傳絳帳，獨尋詩夢戀澄湖。
蒼葭白露懷人遠，紅樹青山載酒。

俱吟偏江南詞一闋，天涯未許賞音孤。

俞夢花

詩人處境本清幽。十里澄湖放棹遊。
馳影艤聲同入畫。水光山色慣爲儔。
閒吟風月常攜鶴，穩臥江村獨狎鷗。
渡漁舟歌唱晚，抱琴堤上好尋秋。

通訊處 常熟南門內西涇岸

(六) 茅國士 (常熟福山鎮江海分關)

(七) 龔簫雲 (上海寶山路鴻興坊一一五號)

(八) 丘山生 (武昌都府堤七十五號柯宅)

(九) 沈劍濡 (嘉興集街)

(十) 張應雷 (崇明城內興賢街)

(十一) 姜石萍 (上海英界愛多亞路安群

典)

(十二) 陳適如 (廣德縣西城外陳祥豐)

(十三) 方劍岑 (揚州灣子街定遠方寓)

(十四) 呂捕影 (餘姚第四門和豐四莊)

(十五) 張一帆 (湖州三元洞府祥華絲緘

廠)

(十六) 李松影 (江蘇如皋迎春橋)

天棲此次徵求問題。承海內同文紛投珠玉。至深銘感。惟本誌限於篇幅。故五名以下。僅將台銜及通訊處揭載。原卷恕不披露。諸希鑒原。贈品從花朝日起。陸續照原開地址寄奉。再如有曾寄題詞。而揭曉中無台銜列入者。必係寄遞遺失。務請迅速補寄爲盼。

□ 遊戲問題

值課者……程瞻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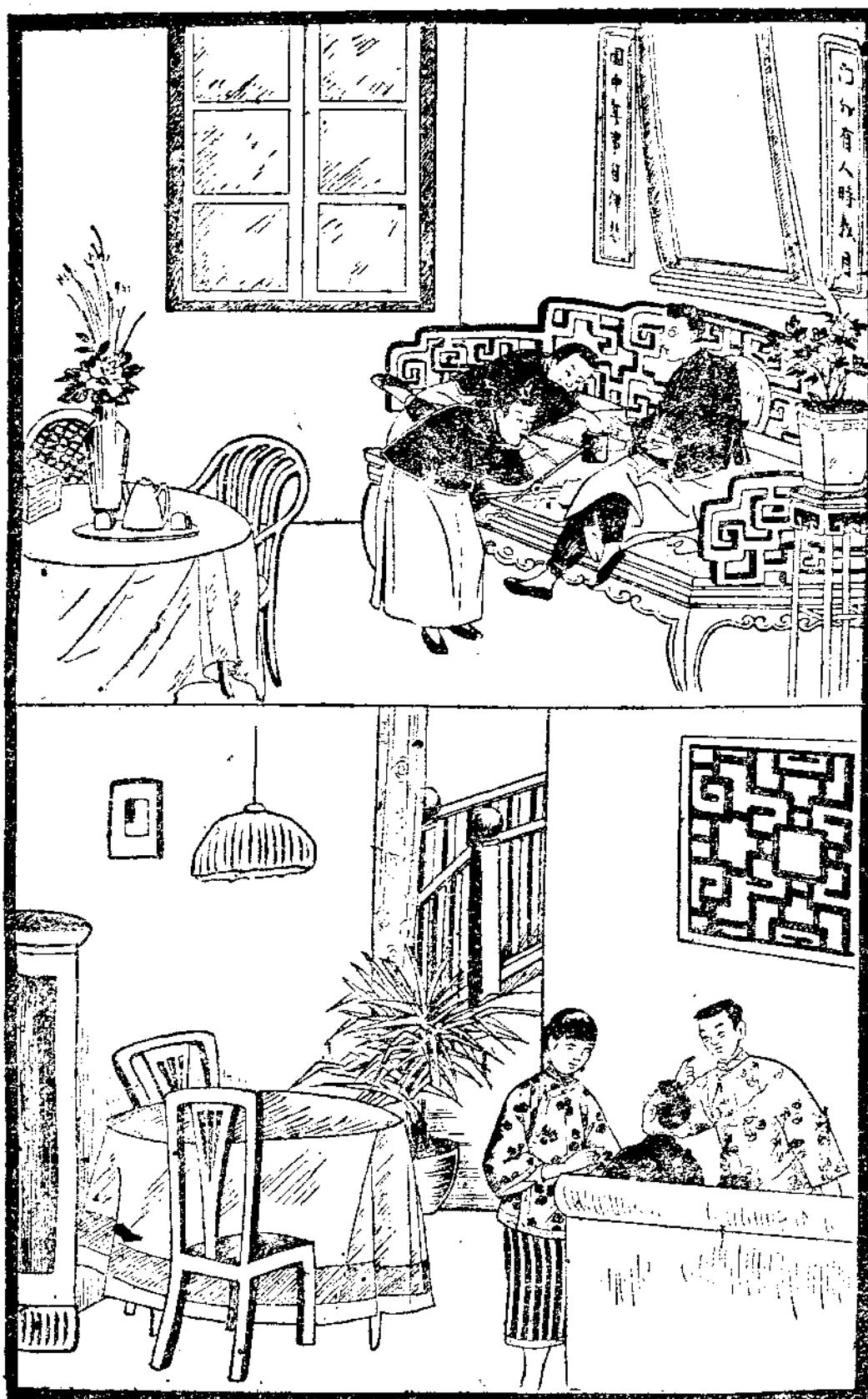
同是一個粗字。却有四種寫法。(一)粗。(二)龜。(三)犄。(四)麤。既有四種寫法。必有四種應用。試以滑稽的論調。分配這四字的用法。

答案不得逾一百字。限舊歷二月廿八日截止。件寄蘇州十全街一三四號鄙人收。

第三十三回 竊金鑄機會幸逢



第三十三回
砍贓肉良緣巧合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十三回 竊金鎊機會幸逢 砍鹹肉良緣巧合

原來堯光這幾時足不出戶。倒也並不爲真个改過自新之故。實因自吃官司回來。手中空無一文。母親和老婆的東西。又都收藏得十分嚴密。物不離鎖。人不離鑰。像他小開脾氣。一出門。十處倒有九處。要他花費銅錢的。沒有錢。怎能出得門口。白相人有句口號。叫做。嚼荳芽。就說吃盡當光。不能出門。等錢開消的意思。堯光此時也只想在家守個機會。或錢或物。弄些出去用。用無奈家中人防備甚嚴。樹密山高。他做樵夫的也難以下手了。這一天機會湊人。正是小桃臨盆的日子。他寄父奔出。奔進十分忙碌。筱溪樓上本有間小賬房。是他特地隔出安置重要。

物件免得放在下面總賬房中被別個先生寓目的緣故。往時他進門開鎖出門。關鎖不論妻子兒媳無事不許擅入的。今天也是他心不在焉出門竟忘却上鎖。堯光偶然經過看見賬房門有一線縫開着暗忖適間還見父親在客堂中拜佛。賬房內又有何人當就推門看了一看不意裏面空無一人。堯光見了心中慄的一跳。想父親怎這般大意倘有什麼人掩進來拿了他的東西回頭又不知要罵多少人呢。這念頭纔起忽又轉着了另外一個念頭想這間賬房父親當他很鄭重的裏面不知藏着多少現洋鈔票乘他不在乃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何不進去搜刮他幾文用用橫豎是他自己開的門沒有什麼人撬他的鎖無憑無據失了東西也未必就能冤我呢。念頭轉定他也並不遲疑身子一偏已進了賬房。輕輕推上門外邊就使有人走過也瞧不出什麼痕跡。他先翻賬箱祇有許多股票摺據。賬簿圖章。這號東西筱溪雖視若連城堯光見了却並不在意他志在現款所

以到處搜索銀洋鈔票之類。無奈做錢莊生意的人最注重於理財。現銀子都要放出去盤子母的。豈肯將大票洋錢藏在家中擋殺利息。往常這賬房內要尋他一張鈔票也沒有的。湊巧今兒他預備養兒子。不免要種種開消。故向下面洋房先生處提了二百元鈔票藏在抽屜內。被堯光搜尋着了。猶以爲未足。又在賬箱一角內尋出個紙包。彷彿是一千個銅元。堯光初見不甚着意。後來想拿去。趁電車也是好的。不意一上手覺比一千銅元沉重幾倍。堯光不勝詫異。打開看時。原來是一包黃鑠鑠的外國金鎊。足有一百多個。堯光見了喜出望外。暗說好險。幾乎當面差過機會。當下他也不遑細點。重復包好了。懷在身畔。別的東西也不再搜索了。蓋上賬箱。推上抽屜。躡足掩出賬房。幸沒被人看見。這時候他心中的歡喜。祇有偷過老子錢的人形容得出。做書的可沒這般理想。此時堯光也顧不得什麼裏面養弟弟。養妹妹了。自己人不知鬼不覺的一溜烟跑出去。找尋狗頭軍。

師商量消化身邊這些錢的法兒去了。無巧不巧。筱溪前幾天覲面不睬。今兒因小桃生女滿腔希望付與東流重又想到堯光的身上打算趁他痛苦未除好好兒勸解他一番令他改過自新。那知連喚幾聲無人答應。筱溪還當他往樓下和先生們閒談去了。走到小賬房門首一推門應手開了不由大吃一驚。他已將自己出來時候不曾上鎖這件事忘却了。以爲別人撬開他的門所以急得比適間得報。小桃生了女兒的更爲利害。自覺手足冰冷心頭發跳。一時那裏還來得及。查問什麼人開他門。急於要奔進去看看失去多少東西。開賬箱見單據物件。整整齊齊。他倒心中一定再開抽屜。那二百元鈔票可已不翼飛去。又不免重着一急。仔細在箱中一查。連他在歐戰時候趁金價便宜趨下的。一百二十個金鎊也失去了。他這一急幾乎一口氣回不轉就此嗚呼哀哉。幸虧財神菩薩不願意。世界上少他這樣一個人使銀子流散四方。所以不許他擅離職守。一時也沒有急。

死定了定神想此事必又是堯光幹的無疑自己這一百二十個金鎊在便宜時候足花了八百餘元買的撈到現在幾年的利息也着實不少因此雖漲起一半價錢還捨不得脫手不料今兒被這畜生現成拿去這件事自己也覺對自己不住想起來都爲着小桃生產害人不然自己又何致離開賬房這許多時候堯光也怎有機會擺門進來偷我的東西他現在福歸於一一定 是那女孩孩子的命運不好也許是個八敗命故而一落地就敗掉我二千塊錢這樣敗法待他長大出閣怕不要敗得我赤腳地皮光嗎此女如何還能留得本來筱溪生了女兒心中已十二分不願意想把他送出去或者捏殺了因留着他撫養他長大要錢給他吃飯穿衣裳要錢安排他出閣辦嫁粧要錢請客吃酒要錢臨了人財兩空白替別人勞一番心血他是做錢莊生意專考究打算盤的人算來算去終覺這筆賬太不上算所以有些兒不願意留他不過心中還沒決定主意有堯光這件事岔

了出來。他也決計弄掉這嬰孩了。當下。筱溪四面找尋。堯光無着。命幾個司務們出去尋他。遇見了。給我抓他回來。也好交給巡捕。也好現在我自己要告他。一面上樓對他老婆說。知賬房中出了如此之事。都是你日前和我吵鬧。硬要我請律師保他出來之過。不然讓他吃官司吃死好了。又何致於出這一樁大禍呢。太太聽說也吃一驚。實因數目太大了。心中未免爲丈夫惜銀子。然而自己也不肯認錯。說你怎曉得這件事一定是堯光幹的呢。也許別個人拿了。你東西你自己不曾親眼目覩。錯疑在堯光身上。這就未免忒殺冤枉他哩。筱溪頓足道。唉。事情犯到了這般地步。你還要護短呢。現在我已差出店們外間尋他去了。是不是他偷的。不難水落石出。你也不必在這裏鬥嘴。總而言之。那小東西一定。是個八敗命。不然他怎的一出世就敗掉我這許多家私呢。我想再留他在。此祇恐不弄得我們家破人亡。不止萬萬不能容留的了。現在有兩條法子或者將他。

送與人家或者爽興捏殺了免得到別處還要害人不過自己決不定採用那一條路所以同你商量商量太太一聽正中下懷但要教他出主意他也是個乖人頭豈肯開這一句口的假意笑了一笑道你講出笑話來了無論如何他終是你親骨血自然留着的好別的不說就他在肚子裏的時候你心思也用得不少豈可一朝將前功盡棄呢筱溪搖頭說你現在還要抓我的痛癟則甚我肚子裏比着死還要難受呢如今我已曉得萬事都要聽天由命命裏沒兒子強做也是無益從今以後我決意安分守己了請你前事休提還要替我想個萬全的法兒究竟拿這小東西送與人家還是弄殺的好太太道對你說自己親骨血一定要留着的筱溪頓足道什麼親骨血渾骨血生男方是自己兒子生女到底是別家的人呢太太道話雖如此但你自己生的女兒必須留在家中撫養長大了給個清清白白的人家方能放心得下不然就這樣帶血給了別人焉知他們將來可

能夠好好兒看待他。這還在其次。祇愁他們將他撫養大了。不替他攀人家。或者將他錢樹子般看待作那下賤勾當。豈不辱沒我錢家祖宗的面光。何止壘你一個人的台呢。筱溪斂眉道：這樣我就捏殺他罷。太太搖頭說：罪過罪過。我不願意你幹這種事。其實太太心中却一百二十個願意呢。這也是小桃懷孕時候忒殺狂妄了。惹人憎惡之故。當下筱溪自作主張叫人把小桃房中的穩婆喚來。許他酬勞。令他把那小孩子捏殺了罷。穩婆聽說。雙手亂搖說：我們做老娘的。祇能幫人家養孩子。不能幫人家殺孩子。的無論。謝我多少錢。我也不肯幹這傷天害理之事。小孩子皮嫩骨脆。你們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捏殺他。悶殺他。由你們自己。的便。何必要假手於人呢。筱溪見老娘不肯答應。也就不相強了。待他走後。便依他的指教。覺悶死。不落這條手悶殺却大可行得。自己決定主意。也不說穿。教新來娘姨。把小孩子抱來。我看。拿條大些的被頭裹着。別教吹了風。新來的。

在先並未得知老爺和太太議論的言語。聽他這般講還以爲是好意呢。進去對小桃說了也甚歡喜就將那新生孩子用棉被裹着教新來的抱將出來送到筱溪面前還說小姐認認你爹爹呢。筱溪一語不發接到手中那有工夫細看就將拖下的被角替他兜頭兜腦的包裹起來。新來的見了大驚忙叫老爺這樣不要悶殺他嗎。筱溪也不做聲只將那被頭緊緊的包紮包得那孩子在裏面呀呀地哭。竟同蚊子鑽在甕裏相似外面聽不出多大聲音。新來的真個急了忙向筱溪手中來搶奪時被筱溪一脚踢了個觔斗跌得老遠爬起來看見主人把那孩子包得似一個枕頭彷彿還不住在那裏揉呢。新來的見了只急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還當老爺發了瘋不敢上他手中去搶祇可飛奔回房去告訴小桃你想小桃還是個產婦那禁得這般一嚇頓時就暈過去了。新來的更無主意惟有上太太和少奶奶房中報告及至他們奔出來觀看之時那小的已不聲不響不啼不

哭。在被裏。中睡。着眼。見得是不活的了。太太還假意抱怨了。筱溪幾句說怎的。不聽我良言相勸。現在無端害却一條人命。豈不罪過。殺麼新來的搶口說。還有姨太太。現在也暈倒在床。上呢。太太只當沒有聽見。可憐小桃母女二人。前生不知和堯光有甚冤孽。一個出世未及週時。就爲他喪了性命。一個產後血暈。後來救活。沒救活做書的。可不曾打聽明白。只好懸爲疑案了。但那首禍的堯光。此時正一榻橫陳。高談闊論。自己在巡捕房被押時候所見所聞的種種有趣歷史。狗頭軍師黃六。橫在他對面裝烟。燕子窠老板和許多烟客。或坐或立都圍在他榻旁邊聽講。原來堯光在家躭荳芽的時候。已許久不聞阿芙蓉香味。心中記念得什麼似的。此刻一出來。那有工夫往別處玩要。急於要到燕子窠中來和烏老仙翁敘舊了。他自出獄以來。因住家中。黃六不便來找尋他的緣故。兩人已好些時沒有見面。此刻出來了。焉能忘得掉他。故打發燕子窠中的小廝。到賭台上把黃

六找來。自己兩筒抽罷。精神陡振。把烟鎗交給黃六去吸。有些人來問他押所情形。他便將那日在押時。一班人的笑話告訴大眾。聽得衆人笑聲不絕。堯光也樂以忘憂。那料到家中爲着他鬧出驚人慘案呢。後來他把肚中所有的情形講完了。越講越汎濫無稽。聽的人也覺得生厭而退。正無趣間。幸虧黃六烟抽飽了。坐起身來。笑呌他小開。你講得好大的山海經。堯光也笑道。什麼山海經。欺欺他們沒吃過官司的人罷了。黃六問他好久沒出來的情況。堯光大略說了。然而可沒將今兒出手的情節告訴他。但黃六也曉得他不得利是不出門的。今朝一定身邊又胖得很大。可以跟着他吃吃喝喝咧。彼此肚裏明白。堯光又問黃六可曉目下金鎊的市價如何。黃六一聽就曉得有金鎊被他偷出來了。這人老子開着錢莊。金鎊收藏必然狠富。他偷得也未必少的大可以靠靠他牌頭呢。於是卽忙帶笑答應道。小開你若要換金鎊。我倒有家相熟的匯兌錢莊。價錢一定可以結得。

很。大的。可要。我替。你去。兌換。嗎。原來。他又想。這上頭。揩油。了。不意。堯光。身邊。尚有。二百元鈔票。未曾用完。暫時。無須掉換金鎊。對他搖了搖頭。黃六。未免大大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祇可兜堯光出去吃夜飯了。堯光偷了錢原預備出來適意適意的。黃六要他請客。卽和他一同去吃了大菜。飽煖思淫慾人之同情。堯光旣醉且飽囊有餘資。又想往台基場去玩要。黃六本來到處隨興的聽他高興。自然滿口贊成。這台基兩字相沿已久。不知是何取義。有人說是楚阳台的根基。我以為未免太高雅了罷。倒不如近人直截痛快稱他爲鹹肉莊的爽利多呢。此輩在賣淫場中。要算是很下流的一種了。但頗有些大人先生們喜歡到這裏頭去一嘗風味。這却也有個緣故。只因此中淫穢卑鄙的。固然十居八九。但也偶然有一二清白之女。爲着生計關係。忍辱含垢。做這勾當的。全在個中人慣爲選擇罷了。然而往往容易失眼。因爲來者沒一個不冒充人家呢。我很奇怪玩鹹肉莊的朋友。

友。何以都喜歡以得相與人家人爲樂。我想人人都有妻女的。難道他的尊夫人倒不是人家。人爲什麼偏要到鹹肉莊裏來撈摸人家。這件事我至今還有些想不明白。惜乎朋友之中。就是慣跑鹹肉莊的。他們也諱莫如深。不肯告訴我實話。不然倒大可以請教請教他說出來。大家研究研究呢。閒話少提。言歸正傳。且說堯光等所常走的這一家台基姓王。據說還是個公司。王也者。不過是假定的姓字。也算姓王的晦氣罷了。外間統稱他叫會館弄十號。因爲隣近有一個什麼會館。故而得名。其中主任的叫做老四。年紀已有三十開外。鴉片烟癮很大。身子瘦得同皮包着骨頭彷彿。倒還有人愛他。其人非別。就是跟堯光同來的黃六。他每回趁小開和別個姑娘們調情的時候。自己就同老四搭訕。這也是黃六的乖巧處。他曉得開別人心。須要匯鈔。老四是叫名頭的本家。討討他便宜。沒甚要緊的意思。那知道三番五次之後。心裏頭不知怎樣的熱將起來。有一天竟與

老四有了首尾。這可不容他再討便宜了。老四獅子大開口。要求他買長買短。黃六因地位所關。不能不應酬他幾樣。倒反變得小吃大匯鈔。但黃六也未嘗吃虧。因他有時候夜飯沒着落處。就去擾他一頓便夜飯。老四也不同他計較的呢。這番他兩個來了。老四丟鎗起迎。他跟着黃六叫堯光小開。你足有好些時不上我這裏來了。今兒甚風吹你到此。堯光笑說。沒風也要來的。前幾時不來。實爲我連大門都不會出過。今天還是第一天出門。不信問你老姍頭。他肚裏明白得很呢。老四帶笑佯嗔道。小開。你說說就要尋別人開心了。人家正正氣氣的同你講話呢。說時眼梢飄向黃六笑了一笑。黃六肚中說不出的適意。真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他覺得老四越瘦。越有樣了。就一雙半開半掩的眼睛。飄來的媚眼。也着實。加人一等呢。當下堯光問老四。這幾時可有新鮮上好的戶頭。沒有老四說多得很。包你中意。小開可要叫幾個來看看麼。堯光道。你開口無有一個不好。叫來都

同野叉小鬼相彷枉費我兩角小洋。這回有句話告訴你。從前我看過的一個不要。個個都要簇新鮮臉袋子醜的也不必前來。不然我就兩角小洋也不願意匯鈔呢。老四笑道。依你小開的話就是了。於是拉長嗓子喚了個娘姨進來。堯光摸出幾角錢給與他作爲車資。老四吩咐他去喚某里某家。某里某家馬上就來。某家倘若有人。你只說王公館請他叉麻雀就得了。娘姨答應去後。黃六笑對堯光道。他們拿叉麻雀當喚人的暗號。日後有家眷的遇着人來請叉麻雀。倒要當心點兒呢。堯光大笑。老四瞅了他一眼道。你又要輕口白嚼了。告訴你今兒我這裏沒買小菜。你要吃夜飯。可不能嫌好嫌歹的。黃六笑道。多謝你。小開今兒早請我吃過大菜咧。老四微笑說。怪道今兒不像餓殺鬼似的。一進門就吵飯吃呢。堯光大笑道。原來他慣在這裏擾白飯的。無怪適纔拚命的攢掇我上這兒來。却是替你們拉生意呢。說得老四和黃六都笑了。彼此說笑了一陣。忽聞娘姨在外高

聲喚老四姐。小姐來了。接着門簾一起。走進個花枝招展的人來。堯光見了。猛吃一驚。要知爲何吃驚。且待下回分解。

張丹斧姚民哀二先生所編之『世界小報』頗有精采。無錫弘社出版之『鴻光一亦佳特爲介紹

(濟羣)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閻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主任嚴獨
理事編輯施濟
發行者世界書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零 鶴
總發行所 上海界
分發行所 上海界
零售所 上海界
電話 中四七二三
北京 天津 長沙
漢口 廣州
世界書局

全年	半 年	每 册	△價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二 角	本國一分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現買收金舊書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槧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 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冊寄來作樣。

(二) 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 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 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藏書樓謹啓